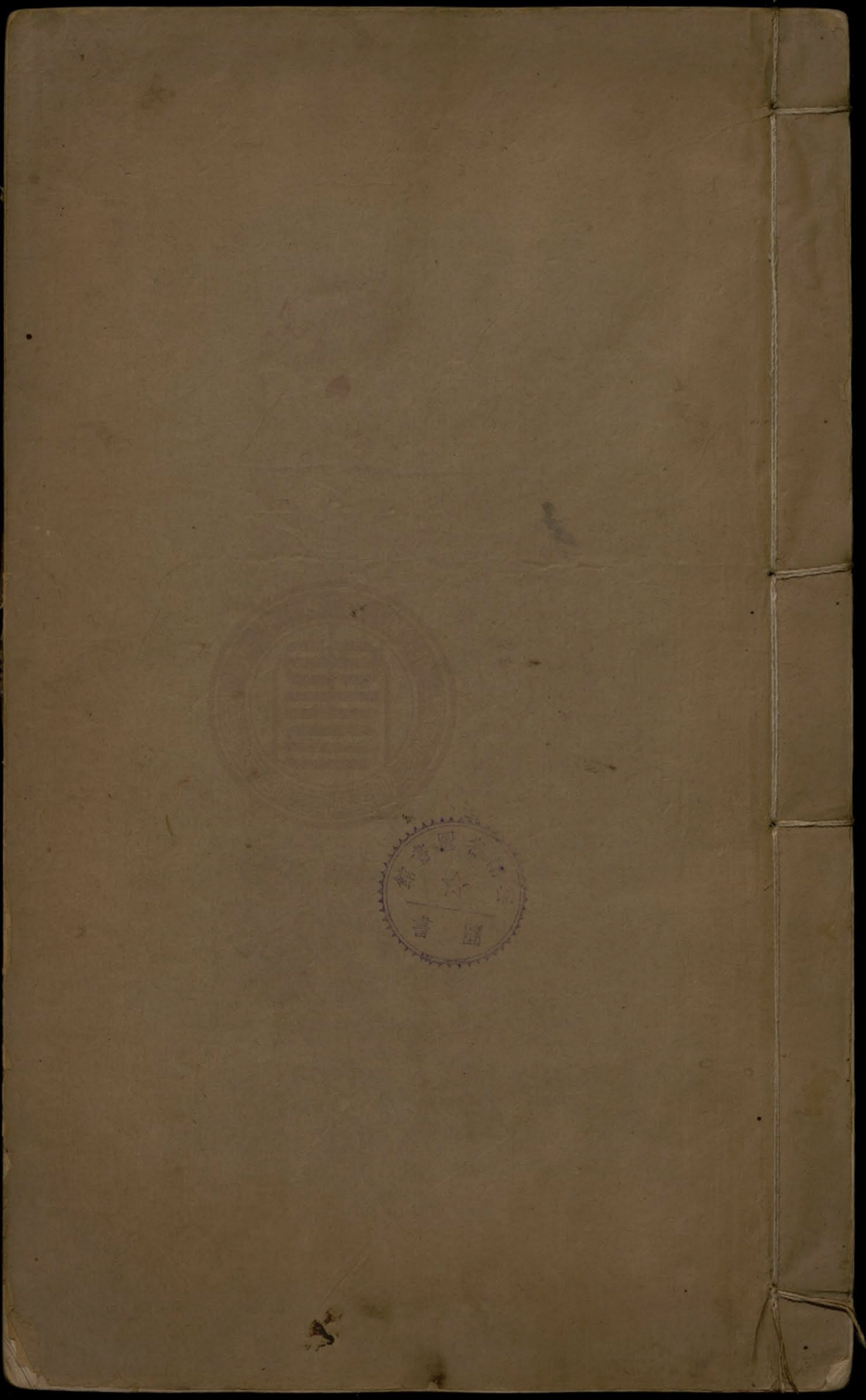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基字02260122号 No.6230













接收李培天圖書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

墓表 墓碑附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訥谿周公墓表

明興士大夫之學謹規矩守格套以為道在是矣而
 或滯於事為形器之末有陽明先生者出一剖其藩
 籬倡良知以覺天下世之從事其說者欣欣然足矣
 而或墮於空虛無着之歸自是兩家角立同異紛然
 彼曰汝拘此曰汝放如方圓之齟齬也然陽明之學
 特謂知行之無二耳專事空談而無復踐履則末流
 失之矣有能不滯於事為形器不墮於空虛無着祛



一偏之弊以坐臻乎道德之實則豪傑其人哉若余
所見訥谿周公是已公之學以太同爲旨以誠一爲
功以爲乾坤與人號曰三才同也由我而之人人我
同也由人而之物洪纖靈蠢一切天地間無弗同者
其有弗同者不誠故也誠則一惡得不同不誠則二
惡得同苟能致其誠一以歸于同則天地萬物各得
其所而位育之功成矣公蓋嘗以是語余而余竊之
以自潤者也公名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訥谿寧國之
太平人少果敢有氣節常以溝壑不忘自勵在邑庠
大爲督學章介菴公鑒賞文譽鬱然一日見傳習錄

曰此聖學也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鄒東廓先生倡道南都徒步往從之聽其言論喜曰不然枉此生矣甲午中鄉選遊南雍時山陰王龍溪在職方公復師事之一時交友皆海內名士非其人則不妄交大司成倫公深加器重戊戌登第授順德府推官大書臯陶祥刑以自矢以明恕爲本而以公正折之高明不畏笏獨必伸民大悅服鄰郡爭求質成監司交薦天子聞其治狀徵拜吏科給事中屢劾群臣不職最後將論柄臣告其母劉太恭人太恭人慰勉之因南還癸卯夏公遂抗論大臣不和狀幾數千言其所指

不和者相鑿嵩冢宰讚總督程鵬趙廷瑞總兵張鳳
周尚文也而其意則專責相嵩且曰嵩威靈氣焰凌
逼百司中外之臣不畏

陛下而惟知畏嵩言甚剴切嵩多結中黨爲援
肅皇帝震怒摘其疏中日事禱祀語謂爲訛謗廷
撻之送鎮撫司監公創甚先是楊御史爵劉貞外郎
魁亦以言事繫獄二人者曲爲調治得不死公囚禁
踰二年艱苦備至卒莫敢有救解者乙巳秋

上信箕仙言釋三公

上欲爲箕仙築壇熊太宰上言箕仙妖妄

上怒熊太宰罷爲民因復逮繫三公公再就繫又三年丁未冬

上修醮事三殿灾

上大悟手勅釋爵等時漏下三鼓矣公旦日謝恩就道嗚呼箕仙非正也其釋三公人方幸其天啓熊太宰之言正也而竟不虞三公之復逮然使三公之釋不出於箕仙而出於聖衷尤可尚已公歸值劉太恭人病篤家人驚喜太恭人曰此朝廷再生洪恩也汝不可以忘報公復得侍湯藥十三日視含視殮以終大事吁嗟其孝心

所感哉公為人守直不阿方在枕塊時有巡按御史
投刺欲見公曰某公之來不弔我我不可以喪禮見
客候之良久卒不出公家居久之

穆宗登極召用未幾陞太常寺少卿上疏言五事觸
中貴人忤 旨調山東僉事陞南監司業二任雖不
久然盡心職業講學益勤聲望逾重已巳夏復太常
少卿提督四夷館既上道疾作不克赴任以十月十
七日卒于家卒之前一日猶置酒饌命子弟歌詩和
之遺命戒其子身後勿求入鄉賢祠又貽其弟遂安
令恪書勉以供職精神意氣如常不少亂公平時萬

物一體之學最爲得力於事無所厭於人無所不容
其待公卿大夫與樵夫牧豎只此一心一言既出則
終不改易人之接之者就之如春風信之如元龜不
覺其心醉而神融也嘗念楊劉二公同在患難而二
公出獄已先朝露乃往泰和弔劉公往富平弔楊公
因遍歷名山川及諸名公懇求印證充然其有得也
其於賢人善士中心好之效法之如不及若唐荆川
羅念菴二先生則尤其所嘆服者邇公之始終未嘗
不講學而不脫畧於片言細行之微未嘗不力行而
直通徹於高明光大之表其以忠諫顯名於世偶任

一職不得不然非公之心也乃公之心則欲君臣一德天下同風世有良臣而無忠臣太和元氣盡然在宇宙間而已噫嘻此爲得公之心否也公弟恪子可貴以余素交厚于公乞表其墓余爲著其大畧以示世之學者使知有正學不偏如公者則紛紛爭辯庶幾其有瘳乎於是乎表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表

世宗皇帝辛丑虜酋俺答擁衆十餘萬深入山西寇太原殺掠甚慘一時當事諸臣戰慄無措閉城作自全計瘡痍殘黎奔命者哀號籲天聲徹內外時胡莊

肅公以副使督學惻然謂守將曰此皆吾赤子何故
棄之虎口守將乃開門納之全活無數公既憤賊之
荼毒我良民又恨

祖宗養士二百年而不得士之報也遂上疏於朝
條陳十二事且請斬當事臣以懲怠玩詞氣激烈聞
者吐舌

世廟嘉其忠進叅政協守鴈門公以疏中語觸忤守
時雖號協守而事權一不屬已比虜再入則掎摘以
爲公過坐是落職余時讀書中秘見公疏拱手曰國
有人矣此非至大至剛沛乎其氣之浩然者不能也

於是嚮慕其人又十年乃得被其容接聆其謦咳繼
又數數會于余師唐荆川先生處故能得公之詳公
名松字汝茂滁人也幼穎異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事爲己任有范文正公之風家貧益自奮勵常借人
書手抄默誦過目不忘年二十七登嘉靖己丑進士
知東平州節用愛人旌勤別惰發奸摘伏東人大悅
其施設好尚絕與俗吏不同尋轉南京兵禮二曹司
官留都事簡公益肆力於學問文章自經史百家及
昭代制度典故靡不研究洞析由是發爲言詞源源
不竭遇事大窾窾處即游刃有餘地矣故每任一職

輒有建明不唯唯以隨人後其叅議湖廣也協勦鎮
算叛苗有功

上賜銀幣歷視山西學政以道義爲諸儒生倡遇變
昌言侃侃忠憤蓋其素所蓄積然也公罷廢十七年
然聲名亦益起海內識與不識咸知有公公不以閒
居無事遂忘天下其憂時一念真如病之切身其視
民之瘠苦若同室之鬪有纓冠往救之心雖所得充
盛然猶以援天下之具未足也闢一室扁曰尚友堂
訪求同志傾懷納交士有一藝一長者悉加延接家
有儋石之儲即盡以供賓客某處有高士某處有佳

山水輒罄所有以行遊千里之外不以爲疲比其見
日多積日富萬殊一本靈源發露恍然若有悟者乃
一意於心性之學且徃印證於唐羅二先生各相許
可而公之所造蓋不可涯涘矣居久之朝野屬望彌
切言官交薦已未春起家叅政至藩長值江西有寇
僉以爲非公莫能靖也辛酉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兼理軍務時閩廣流賊蹂躪撫建地方蔓延猖
獗勢燄甚或勸公到省城圖進止公毅然曰民被屠
戮事在燃眉兵法曰迅雷不及掩耳賊不虞我猝至
直搗之可破也初公借浙兵千人自衛至是將之急

趣撫州號令嚴明士氣自倍麾下諸文武爭先用命
斬馘數多大致克捷東西諸寇悉就蕩平公乃條陳
善後之策揔一方之廣分爲三營俾氣勢聯絡血脉
通貫而又申保甲鍊民兵築城池明賞格保障森然
江右恃以無恐未幾廣賊張璉亂朝廷命公夾勦
公亟駐吉安發兵深入厥後璉賊授首公有助焉壬
戌冬巡按御史段顧言上公平寇績陞兵部右侍郎
癸亥春轉左改吏部明年冬陞南京兵部尚書又明年
夏

天子以公重望改吏部尚書公既位冢宰屏斥貪墨

登用賢良晝夜矻矻不遑寢處期以報

上知遇不意積勞成疾于是年十二月遽卒臨終時猶顧問補京兆尹爲誰語不及私古所謂鞠躬盡瘁者公其有焉歿後殯殮之具至不能周

世廟聞而嘉之故卹典從厚公平生好善一念出于天腸聞人之美喜談樂道嘖嘖不置貌樸而厚重面清臞寡笑然真情溢出藹如也與人言開口直見肺腑絕不設機械私億人僞至其別賢不肖則如鑑之照妍媸無纖毫遁形其於忠孝大節老而彌篤濟人利物苟力之所及必竭而後已每讀書及身所經歷

凡遇地方阨塞險要徘徊觀望者久之江右人嘗談
公在官舍時設香案于室隅夜必整衣冠跏拜或疑
若趙閱道之所爲余曰公不其然蓋公之爲人神凝
而靜心實而虛養恬淡之精華探性命之微奧庶幾
上乘超脫而非靠傍把捉者之可卜度也公之所以
默禱者必有說矣公之學發其緒餘長於詩文其詩
中五言律尤爲唐荆川先生所許余仰公若山斗且
曾辱薦揚方依以爲終身師法而天奪之速謂之何
哉公弟梗托余表公之墓余不敢辭謹即梗之狀與
素所聞見者而表之以致景慕感慨之私云梗爲人

醇謹不愧家教與公之嗣孫維垣皆廕入太學公謚
曰莊肅凡得卹典出於 朝廷特恩也

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古林沈君墓表

沈君諱寵字思畏號古林宣城人也君爲人外貌樂
易而性實剛方志存一體然不務阿世見一善事鼓
勇直前不爲不止聞一善人負笈千里不見不巳所
交皆當世名士故海內嚮道者莫不知有古林君其
鄉有貢受軒先生者受學於歐陽南野氏君師受軒
因同至南都叅南野有得於致知之說已而得見王
龍溪錢緒山二公悟證益明然君每崇實踐不落言

詮此君學問之終始也君年幾弱冠其考桑園公督
之業農君白其母固請就學旋入郡庠中丁酉鄉試
甲辰落第就選授行唐令以才調獲鹿戊申擢監察
御史清戎福建癸丑陞湖廣江防僉事丁巳陞廣西
左叅議致仕隆慶辛未年即世此君歷履之終始也
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賑饑荒復流徙教紡織節
厨傳一切保甲倉儲團練之法無不舉行此君之治
邑於行唐獲鹿者也獨持法紀風采凜然均編役黜
貪墨興正學別賢否至於搜獲積盜摧蕩九龍灣巢
窟此君之才著於御史監司者也君當爲令時保全

撫字惟恐失所治尚寬仁其爲御史監司鋤姦遏惡
惟恐不盡治尚威嚴蓋牧民之體與執法之職既不
相同而北土瘠薄易於離散利用招徠江防巢穴易
於哨聚利用蒐獮因時制宜同歸於治而已豈有心
於其間哉君自歸田後講學一念老而彌篤時郡守
羅君立開元之會諸生環座者數十百人耿楚侗督
學臨校深爲嘆賞檄聘君與梅宛溪叅政主其席諸
生因而善良者甚衆宣城風俗至今知學者君爲之
倡也君性孝悌事父母及喪葬咸竭其力復喜施予
自未遇時鬻衣器易粟以賑貧乏及致仕歸悉以俸

餘爲伯仲買田宅創建祠堂聚族子弟教於其中此
雖非君難事亦足以稱於宗族鄉黨矣疾革時人來
問疾者輒與論學亶亶不倦或問君胸次云何君答
曰已無物矣時次子懋學方上春官乃顧長子懋敬
及諸孫囑以善自勉不及他語遂瞑君之卒也貢受
軒作狀即其師也梅宛溪作傳即其友也二君平生
知己故其事核其辭達余樸直無聞惡足以發而懋
學來留都乞余作表余忝年家素辱交契聊綴數語
特其大者焉耳若其行事則誌傳悉之不敢增一詞
懼失實也

旌表烈婦王氏墓表

人之精神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而不能喻諸至近之親何哉智常奪於愛而心常疑於習也女子從人禮無再醮所以成其信而異於禽獸者也三代盛時節婦不見於史蓋以爲常事不書及世教衰微習盛心亡父母強奪其女舅姑強奪其婦如截鼻割髮之事人爭傳之夫父母舅姑豈不愛其子婦也彼見夫衆之所愛以爲苟保室家之歡而無饑寒之患彼且以爲真是矣惟其心之染於習故其智之奪於愛也嗟夫吾於王烈婦之事有感矣烈婦山亭鄉王薰女生

十七歸徐氏子文秀嫁甫暮而文秀病死烈婦即以節自誓皎然有夫亡與亡之志抱苦與被並夫柩寢處朝夕眠食撫棺嗚咽如是七年手痕入木幾沒指凡夫所遺衣履藏之一笥歲時出曝輒盡哀久之其翁寶始卜塚於居室後葬焉烈婦無子寶夫婦筮獨且老又憐媳早寡欲子他姓而使婦婦之烈婦不可曰以死報夫吾志決矣且公能與人以產誰不感者何藉於我而污我爲苟得吾志甘衣食於針指不願分公一錢翁雖爲之寢謀然其志猶未已值甲辰乙巳荐饑翁姑年益邁而謀亦益甚潛受吳某聘財俾

強婚烈婦烈婦固拒翁執不可驅逼萬方烈婦屢引
頸就刀輒爲姑所奪自知不免乃詭公曰公甚愛我
而我愛公之子兩愛不相值以至于此也今聞命矣
公能更爲召妾之宗告之故併設奠以辭死者可乎
舅姑信之期旦夕置酒燕會因令吳某出召客而翁
夫婦亦安心治具烈婦則沐浴取新布遍體結束襲
素衣於上焚故所藏夫衣履遂延火焚其側室向夫
塚樹縊死人皆奔走救火及火定始知烈婦死狀時
嘉靖某年月日嗚呼觀其手痕入木之痛則豈肯從
人以爲歡觀其衣履不忘之誠則豈肯即新而背故

此其一念精神積之十歲可以動天地貫金石者而卒不喻於舅姑何哉彼誠有見苟保室家之爲愛安於習之所染而黜守節以爲徒自苦而無益也自世之是非黑白繆迷偵置其卑污傷教之事父兄以望於子弟交友以望於親戚耳聞目見非心知其不可而爲之蓋真以爲可矣嗚呼士之衣儒服誦詩書者且然而何恠乎山野之細民哉余獨幸烈婦之可以愧世之爲男子者而悲其不遇也前自烈婦之死學校有司每舉其事白於監司不果行辛亥歲今令李公郁暨教諭曹君棧以爲風化所係言於提學御史

黃公檄縣曰此當亟表揚者但舅姑欲奪其志大義已絕若旌其間於義未當宜立碑於墓具文設祭求賢者紀之以彰王氏貞烈李侯因以屬余爲之記如此俾刻碑於亭以復于黃公寧敢以不文辭哉

右王烈婦表余作於嘉靖壬子至萬曆庚辰越二十九年巡按某公始以其事

上聞得旌表嗣子徐繼祖領賜銀併知縣丁侯所助恢廓舊制煥然改觀余適以春官卿致仕家居繼祖求書其始末遂爲之跋重刻之嗚呼此足以見天之與善而爲善者之果獲利也其可以勵

世矣

誥封一品夫人嚴母呂氏墓表

夫人呂氏者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心萱公之配也其封也實以厥子養齋相君之貴其卒也大中丞徐公狀之大宗伯陸公誌之既而盡矣相君又命和表焉和辭曰和不文懼辱命也後數月相君復以書托其懿親袁先生來致前請九頓首而囑之袁先生亦九頓首而將之余益懼答曰相君苟不責僕以文則何敢辭乃按狀而爲之表蓋表其大者也夫人父某母某氏其始歸也不得于

其夫踰年罔見親就夫人惟求盡婦道蚤夜侍太姑
及舅姑之側暇則織紵如是久之心萱公稍稍悔往
事來就之宿生一子不育越三年而生相君又三年
生一女前後凡三誕而夫人與公遂各異寢蓋終其
身六十餘載其得不絕居室之望者不過數年數年
之間其承顏色在御者無幾也然夫人內明外順性
恬氣和且力持恭儉誠心惻怛多所感動心萱公嘗
爲郡功曹置二媵夫人待之如女及其有出則視之
如已出也夫人常衣布素食麤糲而諸媵妾多華衣
美食人或以語夫人夫人默然弗較其敬事心萱公

自束髮至白首不因其違忤而意或少衰公病瘍夫
人滌洗傅膏必身親之公夜宴夫人端坐明燭俟其
畢方就寢公晚苦風眩夫人則勸其遠色而走禱醫
藥無不用情及其卒也年已大耄夫人亦憊矣而哭
泣甚哀是夫人善處夫婦之間有如此者初夫人嫁
時其姑陸先亡獨太姑朱夫人在堂性嚴急夫人率
以黎明盥櫛進奉太姑一日偶失其意詬而搏其頰
夫人貌益恭色益柔朱爲解顏事其舅慕杏翁尤爲
有禮陸夫人之卒慕杏翁繼娶曹氏朱太夫人不宜
也翁黜之而娶顧夫人曹顧二姑心憐夫人處索莫

而孝心不移甚愛之夫人痛曹之黜不以罪言及輒
墮淚顧夫人之恩育已也相依猶母子蓋曰夫不我
答猶幸有姑在吾得事之何憾焉夫人之執婦道有
如此者初心萱公謝功曹里居夫人則請迎其母某
氏居別墅相君以幼穉鞠於母比年當就傅夫人遣
入城從學相君不勝戀慕或暫歸寧夫人痛訶之相
君挽衣泣而別別去夫人亦泣相君幼穎異加以斷
機之教學成最早中嘉靖丁酉鄉試辛丑登進士由
庶吉士爲編修歷官冢宰至大拜夫人自未貴時至
受極品封澹泊一如其舊其家人有恣肆者必白於

心萱公懲戒之甚則逐去之弗恤也以故隣里鄉黨
嘖嘖稱嘆而相君之名因之益彰彰著矣夫人之教
成其子有如此者夫人細行不可悉數而處夫婦事
舅姑教子三者其大者也三者之中其處夫婦爲尤
難然夫人之所遭實有天使焉非人之所能爲也何
則夫人無可薄之道心萱公非以薄爲貴者其不相
得非惟夫人不得而知雖心萱公亦不得而知也松
栢不因寒而彫勁草不隨風而靡假令夫人不處其
難則亦與常婦等耳其淑德懿行于何而見之天將
以厚其生于後固所以玉其成於前也故曰天也非

人也吾聞鳳鳥希有靈芝之間生何者其靈不輕洩也
夫人孕少不育其殆天所以鍾靈於相君乎位冠百
僚績紀太常功成志得父母俱存福祿壽考人世罕
儷此豈人之所能爲哉故曰天也雖然相之者天應
之者人彼世之處逆境則戚而怨處順境則滿而肆
者多矣是尚爲能應天乎嗚呼此夫人之所以爲尤
難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應天者法焉其他善行氏
族子姓具于狀銘中者茲不載

廣東按察司僉事王仲山先生墓碑銘

錫山王仲山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靜或曰於制得

乎余曰生尊其德死易其名於古有之何爲不可先生以教淑人吳中學者宗之稱曰仲山先生先生諱問字子裕第進士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復除南職方部歷駕部卽中陞廣東按察司僉事乞終養先生少穎悟天資絕俗然質任自然不事炫飾故外貌若樸徐而卽之而聽其言也溫如秩如雖脩飾尚文者不能過其與人交面目清冷初若寡情及投機合契戀戀不舍卽膠漆非固也其爲學大要以爲積之不久則出之易竭蓄之不極則發之不光與其爲朝華之草無寧爲後彫之松故自九歲屬文十三游鄉校弱

冠舉於應天三十五中會試衆方訝其遲先生曰古
人四十強仕何以亟爲猶退處歲脩閱三科始對
大廷惟其性稟聰明而又沉潛是務故推而爲時文
簡潔精密他人累言不足先生片言有餘如成化弘
治間程式學者翕然師之又推而爲詩字又戲而幻
貌山水人物昆蟲草木皆妙絕一世蓋先生靈光所
寄隨竅洩漏非有意爲之也事厥考樂莘公妣錢宜
人務求適意囊無私藏在徐州時欲迎養母不果終
身以爲恨其在 留都將迎樂莘公公憚行命繪扇
三十柄柄書一詩月遞閱之曰使汝常爲我眼中人

及陞廣東不忍遠離作桐江十二咏見志有曰今日
朝廷無北伐過門羞作絕裾兒即日上疏歸先生於
君親之際權之既審故能敝屣功名一絲不掛自乞
身後目侍樂莘公側惟其所欲悉力致之公八十外
尚生一子一女先生視踰已出爲之婚配分予田宅
一如樂莘公之自待其子女也其孝行有如此者先
生爲即時已隆然負縉紳之望更歷南北二部堂官
重之同僚仰之隨所建白輒見就緒其司糧於徐則
權米價之高下以放本折無損於官而軍士便之南
京軍丁最苦者馬快船幫甲也先生力言於尚書疏

請官自修造而軍累遂息至今賴之甲辰歲地方有
警部檄募兵先生主調兵食及兵罷不責其餘糧曰
爲後日召募地也司餉者徵之後果敗居車駕二歲
規條嚴肅蠹敝滌除其政事有如此者先生幼師邵
文莊公學有淵源比壬辰中會試歸寓崇安僧舍學
者雲集執經辯難戶外滿屨其說行于世有日抄講
意人爭傳誦素有痞疾兼患怔忡及是調攝勢遂定
人謂先生養德養身皆此一歸之助爲多晚年足不
他出門無雜客嘗書數語於屏間謝絕世務自道德
文章之外一不與聞性不飲酒而喜啜茗築綠蘿小

逕每遇風清月白淨几明窓興至舉筆或書或畫輒
揮寫數十幅如有神助自謂徑丈大字至老有進凡
仕宦過錫者踵門求見往往以疾辭而獨好靜願潘
君與之考訂書史唱和篇什昕夕忘倦其人品高潔
可想見已子一即吏部君先生極鍾愛之然不廢督
責吏部君亦善繼其志既上南宮遲迴養重一踵先
生所爲其積而發施而光非世俗之取辦一時者父
子一道難矣况孫曾濟濟將來尤未艾哉吏部君卜
以戊寅某月葬龍山之陽合于李袁二宜人之兆謂
余辱交先生以墓碑見囑余諾之而系以辭曰

少稟異資學以充之會文切理以達其辭辭尚簡要
四方依師唾手甲第才則允宜公曰不然未信吾斯
潛光退蓄以裕其施荐歷華省見謂識體惠下奉公
令聞日起外試方司大用伊始孝養是耽功名脫屣
韜此經綸不可涯涘升而爲雲沉而爲水斲輪得心
解牛餘地聲詩墨跡妙絕一世幻戲神通乃公餘技
豈曰玩物聊以游藝食報有貽槐陰如契非此其身
終顯于嗣樹封有石我勒其事嗚呼先生不朽在是

行狀

行畧附

請贈叙先祖考妣行畧

先祖諱璵號慎菴姓萬氏其先出於定遠元末避亂
渡江居宜興再傳而族日強大有子六人名著鄉曲
其第三子再傳爲存誠府君實生先祖存誠翁不殖
家產先祖既婚而窶乃務作活力本業節食忍欲稍
稍饒裕晚年幾積粟千石爲人忠信篤實與人約一
言終身不背必踐之乃已或與交親以貲本質什一
之利必自居其少而以多讓人同財者或故分子其
子孫者亦如之以故時人謂慎菴公爲生死交事兄
理極其敬順凡室中所存先世舊物隨兄所取無幾
微不平見顏面至於已所積蓄必以奉兄有無共之

兄或怒施則以笑受或逢其怒甚度不可解輒避匿
去以此始終不失懽好邑中稱之先祖一生向善獨
耻不業儒至生子汲汲然望以儒顯嘗教先父曰所
謂儒者非止讀書一事識道理做好人乃儒者急務
先父奉其教束髮砥礪罔敢自懈學校諸君有過先
父者先祖從戶牖間竊覘聽之聞其言善則喜動鬚
眉聞其言不善則蹙然憤怒進先父誡之曰何得與
此輩友也嗣後凡無益之友無敢入我之室其入室
者必端人正士一時聚談長善救失此倡彼和彬彬
然盛矣先祖見其然則益喜傾囊倒廩作供給賓

客費率以爲常無厭倦意平生對人未嘗有一語傷
犯是以無一人怨惡者其卒也交游遠近來吊訃者
哭之甚哀邑大夫李考功誌其墓曰萬慎菴公隱君
子也大樸未雕潛德弗耀而留不盡於子孫以昌厥
宗論者以爲知言○祖母郭氏其曾祖在國初時
以人才仕至府同知祖母生而性直不喜言人過失
婢僕間有談及妯娒隣家短長者必掩耳不聽曰此
搬弄是非人也一爲所入便不能忘矣姑氏早亡事
伯姆陳柔順婉孌惟其所命莫敢有違旁人觀者謂
郭孀之待姆即孝婦之事姑者弗逮也先祖既已苦

節勤儉而郭又過之遇麤布糲飯則甘之如飴見華
衣美食則若將傷已者其待子婦甚嚴女工蠶織無
得少有休廢下至鷄豚之課朝夕以時非其時輒怒
詈歲時每訓誡子婦曰凡爲女人見好衣好食而欣
羨者決非佳兒婦也先祖蓄一妾祖母馭之甚有恩
先祖卒時妾懷孕撫摩周悉每夜同寢比其舉子鞠
育卵翼踰於已出凡先父輩供膳庶饒及得時新異
味進嘗者不先及妾之子則不食女甥姑表之家有
所饋遺不言及妾之子則不樂故人人揣其意無敢
有慢於妾之子者當先祖歿時祖母年六十二歲又

二十年而卒其主持家務始終井井而壽考康寧享先父輩之奉養甚至

先考古齋翁行畧

先考諱吉字克修平生卓然自立雅有志於古之賢人君子不肯爲流俗人由少至壯未嘗敢懈故衆咸稱爲古人而自號亦曰古齋云我萬氏世爲鳳陽人元末避亂默菴府君勝始渡淮來居義興年三十七而卒生一子壽甫二歲在襁褓中以故先代在鳳陽者不能詳其世系而默菴府君寔爲萬氏始祖壽生六子英良雄賢能俊以強幹自樹厥家而吾族遂見

推於里閭雄生政政生璵璵生先考先考生而有異
質自幼與群兒游學已卓然如成人年十三曾叔祖
溪庄翁盛以九江推官致仕剛方不苟爲鄉曲所取
信而厥子景新府君又尚志力行事事效法先哲並
愛先考教養之如子先考隨府君侍翁側承顏順志
終日盛衣冠無倦容其外肅然以敬而其中怡然以
和夜則以其餘力居一樓上誦讀小學論語每至事
親定省之儀左右就養之節暨古之忠孝稱述於後
世者即揭之壁間期必行之而後已及其行也則必
本乎誠心無事勉強故翁雖以嚴訓子弟其期督之

甚備而先考輒能可其意宗族親友後輩之侍教於
翁者時或以過見責先考事之數歲未嘗一見譴也
景新府君嘗以事督過於翁深自怨艾乃書之紙曰
萬景新無耻心父責譴歡忻忻先考每道及之必感
泣流涕嘗謂不肖輩曰吾自八九歲時見人論做好
人輒心動自聞溪庄翁教遂發憤策勵以至於今雖
不墮坑塹然向上一路殊爲闡茸不免爲碌碌庸伍
汝曹年已長大尚未見有立志我既無成汝豈宜復
以天下第一等人第一等事讓他人做乎年十七游
黌舍越三十八年始得應歲貢八試於鄉省而竟不

偶應貢爲浙桐廬司訓未及二年乞致仕歸六十二
歲封承德郎戶部四川司主事先考孝友誠篤論事
父母必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爲先遇有疾則躬親
藥餌夜不解衣待其愈而後已三十三歲祖父暴卒
哀毀踰禮水漿不入口四日足不離喪次三年每慟
哭必絕疋羸骨立醫者多言其疾不治錫醫周育齋
曰君孝心所感尚有可爲服其藥稍稍得瘳尚書窸
菴吳公數身往存慰輒聞其哭泣聲乃至竊間視之
無不然者則深加歎服且自謂有愧吳公先考所師
事其見敬憚如此先祖歿事祖母二十年極力奉養

意少有拂則率諸婦若孫羅列跪請俟其解而後已
喪祖母時年踰五十雖在外禮節少損而中心悲哀
與喪父時無異忌日則服禫布衣追思傷感終其身
如一日始立家寢以祀父母出告反面事之如生時
食薦新則日月有獻春秋二祭則三日前致齋自牲
帛以至脯醢菜果必躬親之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
爲之乎先考於分止得祀禰其祖祀則堂兄味梅公
主之力不能供粢盛則爲之具祭田遇其貧困輒分
與之如是數四故得盡孝祖廟無乏其祀處兄弟以
友愛同居共爨未嘗分析各私其財爲菴叔父少先

考二歲幼病虛弱先考出就外室同起卧者逾暮教
誨庶弟晝日夜望其成立及長有室與之產同仲弟
等凡內外家事則爲菴叔父任其勞而大者一稟於
先考蓋不惟兄弟間情愛懇惻而妯娌相聚竟未嘗
出一間言邵長姑年十九喪其夫夫家零落抱三歲
兒依祖父孀居誓守節無二先考供養之甚備凡米
穀衣服飲食隨其所願惟恐傷其志寡婦孤兒賴以
起家又請於有司旌異之竟得 詔表其門閭王氏
姑先富後貧歲時饋遺不絕得一善物不先遺之不
嘗也蕭氏姑寡而無子則迎養于家服食器用必致

其豐厚使之歡然有骨肉之樂而忘其無家之苦故
吾邑論風俗敦厚家門孝友者必以萬氏爲首人無
間言性度節儉自奉澹泊其於衣食聲色恬然不知
其爲美惡其視勢利紛華漠然無所動於中間一二
歲乃一製衣未嘗更衣見客宴坐有言及饘膳精粗
則深鄙之爲飲食之人終身不畜婢妾至於賑窮周
困則隨其力量罔有不盡然尤急於宗族每誦范希
文自吾祖宗視之無親疎之語興歎者父之族人
有緩急則極力扶持其貧乏者助之或力所不及則遍
告兄弟使有餘補不足甚者或假貸以足之族弟絃

四十未娶則爲之婚配雲爲人傭作則養之使得其
所其他授田出粟以濟之者率歲數人母氏外家亦
時優卹外兄郭倫喪貧不能殯則買棺槨以葬之表
姪女有流落農家者亟贖之歸鞠育之比長擇王氏
甥歸焉凡義事所當爲即捐貲無難色未嘗自計其
有無雖平時歲用出納亦有所不知也先考歿後殯
殮之需皆假諸人以足而其生存汲汲皇皇濟人利
物之心如有所不及有如是者先考既以信義見重
於鄉邑以德行首推於學校餘三十年名聲動於縉
紳提學林公有孚蕭公鳴鳳皆移檄獎勵先考蓋自

奮發規矩準繩不失尺寸其中有確乎不可拔之志
而其外有毅然難犯之色論事持正然不執一偏聞
義即服義之所在雖達官顯者有所必伸於義有違
雖田夫野人芻蕘女子之言皆爲之屈服見人一小
善則贊揚之不置見人有不善在朋輩則固爭在後
進則切責之甚或至於動色以其好善嫉惡太勝故
時或招人謗怒然亦善爲譬喻引誘其人能改則訢
然樂交之不失其故以是人始或不堪而終則翻然
聽怡然相忘也其有欲爲非義懼先考知之而止者
較之於面折者尤多爲諸生時或以地方利害經旨

同異談論於撫按及諸有司前理直詞辨聞者悅服
其與人接物惟義是交不薄於貧賤不豐於富貴故
貧者依之如依其父兄富人以財產致訟者官府不
能決望聞而來得一言則兩爲之解憾平生慎於取
予未嘗受人私覬人亦不能干以私自壯而老疑然
爲一鄉人望嘗慨習俗偷薄以爲冠婚喪祭之禮古
人日用而不可缺移風易俗皆由於此故銳意脩復
之大要以家禮爲法而隨時變通稍加損益至其行
之必以誠敬爲本不尚虛文鄉黨一一家稍稍知效
之者訓誨子弟丁寧反覆殆無虛刻然必先德行而

後文藝其作爲時文必貴體貼理趣宛然讀史至疑
難處輒掩卷三思豁然有得意見超邁於儒先論斷
少有同者蓋自其幼時承溪庄翁家教與其奮發所
自得皆以躬行爲先曰說十件不如行一件故其勤
勵不息惟恐檢身修行一有點污曰行之無邪心之
所以正也是以後聞致知之說輒有所不安然猶心
慕陽明先生之豪傑晚年常以不一見爲悔五十三
歲病鼻衄執友後齋潘公往視之先考曰吾倘即以
此斃幸無愧怍便可了却一生如得苟延安知不至
於墮落乎潘公謂我輩以志行相砥礪自束髮到今

豈得更有墮落先考曰何言之易也人心操舍無常
在世一日則有一日兢惕一息有間則人心即死豈
直墮落已乎此曾子所以啓手足而後知免也素慕
荆川先生爲人時先生方以少年拔出流俗論先生
者是非相半先考將就見之先生適養痾來荆溪即
踵門求謁不覺驚服率安和往後學焉每一會晤必
有激發恨相見之晚然論書辭談道理必反覆質正
不爲苟同歸家則進不肖輩曰先生非特博極群書
而志趣高邁造詣精深如鳳凰翔于千仞又如白璧
無瑕真當世人豪也汝輩能學其萬一則吾願畢矣

四方賢人經郡邑者率子弟或徒步往後或掃門迎
候如弗克見然有一高行惟恐不肖輩之不得親也
發一善言惟恐不肖輩之不得聞也酷不喜佛老曰
不由綱常倫理其非聖賢中道何待辨哉素信命而
行恬然知足舉於鄉連不得志偶一舉焉復遺失輒
曰有命在晚歲遇行選貢新例人甚爲怏怏先考曰
有命在吾何怨尤乎歲己亥爲桐廬訓導時嚴州大
水官舍漂沒四壁無存乃衝泥滓樹荆棘以居意甚
相安也惟以師儒責重恐懼不堪勸課諸生爲之分
別賢否講解疑義諸生欣然曰一見先生輒聞有益

之語真我師也相率居學宮中聽教者數輩提學張
公岳考之曰清麗之文足以範士端慤之行足以勵
俗人以為當諸生餽遺皆不受間有受者則以散貧
士資其讀書如郭奎李天然等數人聞柴二生停廩
不葦掌教欲奪以與人先考爭之不得乃獨具呈申
明禮法掌教不能屈居桐廬未二年遂致仕時亨和
初中禮部試貽書戒之曰汝等才能最居人後乃以
樗櫟見庸皆祖宗積善餘慶惟當勉行其志毋圖安
飽毋事輕肥亦毋以恩封我故遷延有待吾願汝做
好人不願汝做好官嗚呼手澤尚新言猶在耳終天

之恨謂之何哉先考少年嚴教晚更濟以平易自歸
田後人益樂親之和風景時與諸昆弟暨一二同
志放形山水尋園林桑梓之樂然亦非其意所耽也
平生既已無所嗜好晚年栽花宴飲投壺散帙之事
一不以勞其神獨觀史讀禮考訂字學爲之不厭自
其少時有志天下雖老隱立壑猶不忘時事聞一賢
人進則喜動顏色爲天下賀聞一不肖進則戚然改
容當食輒輟每遇忠諫疏必手錄之歎息不已乙巳
歲和以公差謝病承歡庭下見其身壯健夜深就寢
黎明即矍然而起雖細事躬親之不倦素多疾病至

是皆愈竊自慶幸以爲壽徵丙午春時覺胸背作痛
然此乃宿疾蓋壯年居喪哀傷所致歲一二發至是
皆以爲舊症無害五月病脇痛初不甚爲累數日間
半起半坐猶類聚平生所錄諫疏拱手讀之月餘勢
漸重卒之前十日氣弱如不能言不肖輩垂涕問以
後事乃張目曰吾更有何言安復問父親享壽尚未
事尚有未了者豈宜遽有不測則又張目曰事豈有
了時汝好不知天命也越三日荆川先生來問疾先
考聞先生至即聚精神戴巾披衣而坐見先生則曰
吾語言俱已顛倒先生曰湏靜養之先考曰正謂平

素不能靜養纔三四言精神短淺先生出猶拱手送
之越七日而逝是爲七月二十日也嗚呼跼天促地
何能爲情揮淚叙之一字一涕追思先考平生不敢
以虛辭譽人人稱之一言過當則赧然愧不肖孤謹
據實事書其一二倘有可傳幸秉史筆者採之先考
生於成化二十年甲辰歲六月二十六日卒於嘉靖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三歲娶李氏封太
安人子三長士亨辛丑進士吏部稽勲司員外聞計
奔喪後先考四月餘卒娶邵氏封安人次士安庠生
娶丁氏次士和辛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娶張氏

封安人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其葬地在澗南蓋
新阡云

萬母淑人李氏紀述

淑人姓李氏蓋邑舊族也父淮母范氏知書達禮淑
人少諳母訓且稟異質幽閒貞靜兼通經史諸從伯
叔見之悚然驚嘆曰李氏名門得此一女足增光彩
比歸吾父吾父性至孝友淑人順承其志善事舅姑
舅氏先卒事姑郭尤謹柔聲下氣甚得其心郭或因
事感怒淑人輒隨吾父及叔嫂輩羅列跪於床前須
俟其霽乃起吾父兄弟共爨淑人處妯娌間滿堂和

氣藹然如春即彼此有少隙含忍不露淑人居常語
音朗朗條理秩然至於意有激觸欲作報復語則面
赤體顫迄不忍發以故同居四十餘年卒保終始先
父既不以一錢寸帛入私室而淑人女工精巧冬春
刺繡針指夏秋紡績絲枲日力不足燃膏繼晷藉此
易錢積數歲私帑可數十金先父曰吾與叔同產而
若有私帑是二心也盡取以買田佐公費如是數四
淑人終無難色淑人母范氏先亡父宗海翁老病又
瞽目有一庶子不顧厥養淑人疚心欲衣食之而難
於開口時姑氏郭禁約方嚴節縮太甚常誡諸婦非

稟命勿得擅用一錢家人計口每殮分麥糝粥一盂
淑人則陰令老婢以其半啖父而自忍饑餓復以女
工所得爲之製衣棺茹辛歷苦孝敬不衰嗣後家計
稍裕得以自專每痛父不及其養泫然淚下平生酷
好書史有暇手不釋卷自三代迄宋通鑑及百家小
說過目輒記憶不忘凡古今成敗將相姓名舉誦了
了至於忠臣烈士孝女貞婦尤所注意其教和兄弟
必以孝弟廉耻爲重方在懷抱有知覺時誨誘諄切
曰慎無向他人覓食每戒婢抱兒至他所遇其設食
謹趨避之和兄弟因以成習嘗記和童時偶見從兄

弟中有從婢手探一梨者即驚走告淑人曰某房兄
乃從人乞食耶淑人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知耻矣和
兄弟讀書值吾父他出淑人親授句讀見有悟處輒
喜曰吾兒他日其有成立乎淑人嘗見先父居吾祖
喪三年足跡不離喪次及不肖與仲兄居先父喪不
食肉飲酒不近房室自以較之時俗猶爲行古之道
者然淑人尚以不盡如禮意未愜然淑人非不愛其
子謂其不如是不足以爲人也先父性喜調人之急
故交游婚喪無力者必曰萬公濟我已而果然淑人
助之脫簪珥屢屢不輟淑人每受人惠即輕鮮者視

若貴重或有未答而不倍其數即踟躕累日至於已
以物與人即貴重者視爲輕鮮釋手即忘之曾不知
以某物與某人及其人來謝益跼蹐不安約已利物
薄來厚往以是一生不得受用而晚年家道復窘先
父官桐廬訓導淑人年幾六十矣時桐廬值大水後
衙舍淤泥四壁蕭條旋修築而居之桐廬故瘠薄先
父於諸生餽儀多謝不受日用所享惟齋夫俸給而
已淑人處之甚適自覺有餘甫及歲餘和與伯兄同
舉辛丑榜先父聞報即日解組而歸歸來依舊缺乏
而人事酬答倍於昔時淑人患之謂子婦曰我何得

似桐廬時自在也淑人生有靈性一生事多兆於夢
少年曾夢有羽衣蹁躚者袖銀杯四以其三授之曰
銀鍾者人種也與汝三子為種淑人意羽衣何靳其
一也厥後凡乳四子而一子夭與夢相符淑人患心
氣病病革時誦古詞曰明日陰晴未定萬事原來有
命若有悟於生死之理者最後顧和兄弟曰凡人所
以生呼吸也今吾有呼而吸不應殆將絕矣湏臾遂
逝淑人生于成化壬寅十月十一日卒于嘉靖辛亥
十二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歲子三長曰士亨次曰士
安季曰士和士亨由戶部四川司主事時封安人士

和由南京戶部右侍郎改禮部轉左皆應得 誥命
故三封淑人云淑人之歿乞銘於唐太史未及爲而
太史亡忽忽四十年尚未表揚則不肖孤之罪也因
思平生知己莫如我公當今秉史筆可傳信者亦莫
如公先君古翁藉荆川先生爲傳今老母亦求傳于
左右以配唐文作二美爲人間光寵俾子孫藏之世
世焉不肖孤之感當何如耶

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希菴萬君行狀

嘉靖丙午仲秋甲戌先君古齋翁卒于家余與仲兄
含哀視殮獨伯兄作宦羈京師不得永訣越八月丁

未聞訃奔喪南還孟冬望抵家其心戚戚焉若戴重
罪而無所容其色黝然深墨如涼秋林木華葉盡落
而返乎其根者昔時壯健之軀瞿瞿然一病夫也仲
冬下旬始卧病不起踰旬而逝是爲十二月三日嗚
呼先君之喪不肖孤昏迷喘息將遲兄歸拾其遺事
求當世之賢人君子狀且銘之何忍見君之不得狀
先君而又何忍以狀君也君視和十一年以長和少
從學家庭黌校及諸寺館中追隨無虛日繼又同客
燕都事皆稟命非其命不敢行終君之身所以教誨
涵養之甚悉君之心事其耳聞而目見之甚詳使其

泯滅而無傳焉又奚忍哉君姓萬氏諱士亨字思通
號希菴其先世居濠梁自濠梁避亂徙居義興至君
爲七世其詳在先君狀中君自少悃幅無華貌若魯
鈍口咄咄如不能言然時有一二處見竒故人無知
者獨吾父吾母識之曰此子有質地不發露後必昌
吾家比長益自韜晦隨侍先君刻苦讀書每至疑難
輒有心得年十四父執試之以一時論大驚曰何意
賢卽乃能至是遂稍稍見知然徒以一論故人亦未
之竒也君於聲聞毀譽一切不問惟沉潛經史性理
究心積學如是者數年二十二歲爲邑庠生明歲餼

廩皆首諸士時同儕數輩衆所指爲聰明才辯名聲
籍甚會聚間每以談鋒相壓而君簡默如故謙下逾
甚已有十能其自視之如一無所能人有一能其推
讓之若瞠乎其不可及聞人有譽言則曰我何所能
其許我過當聞人有毀言則曰我實不能其名我固
當蓋其歎諸已而讓諸人也非徒外取謙遜之名其
中心以爲實然凡所交游未嘗一失口於人及與人
較量淺深人或加以橫逆則笑而受之意無少忤其
爲人謀竭盡底蘊有甚於其爲已者其對人言不設
城府必如其所自言者以故鄉曲翕然稱之邑弟子

身同志者悅之雖非同志罔不得其懽心自是府縣
校士必以君爲首朋輩私擬甲乙亦始推君而君謙
謙然不敢居如故丁酉登應天鄉試辛丑中禮部第
四授戶部四川司主事改吏部稽勲主事歷考功文
選署稽勲員外郎事君自進士歷兩部僚處同寅恭
謹一如其處諸生時同寅之相得亦如諸生之於君
也君與人雖樂易而臨事持正不失尺寸推其質實
奮然敢當不辭繁劇不擇便易其在戶部監崇文商
稅收太倉糧儲復出解宣大邊金後領勅監浙江
允崇文爲京師要門四方商賈輻輳其豪猾倚托

權勢欺隱稅課蟠據爲姦有宋千戶者居市東藏匿
商貨君詢得之一日晨起策馬之東市中盤詰之呈
部寘諸法豪猾帖帖人以爲均太倉公署尚書及司
屬者俱在東偏獨君所居一署在西偏往返十餘里
故事多在署俟尚書命至則往君漏下未曙即衣冠
造尚書堂俟命日以爲常無少倦怠其祗役大同值
達虜入寇烽火不絕或謂君宜少須君曰軍興正乏
吾當亟往且臣職則然安所避難今 朝廷命我以
軍國事即行矣先是軍甲有兌蘇松粟易他方價省
者納太倉君覺察之重其罰由是監兌嘉湖始欲治

以嚴又人有干請者君執不可讒謗誼譁畧不爲動
亦不出一言以辨御史舒公密跡其所爲無絲毫漸
染捕治造言生事者以法心跡昭然尚書王公以爲
能復差往監臨清稅未及履任改吏部主事君以吏
部職當清要點檢益謹君雅志薄於聲利恬於進取
其改吏部特爲衆與非其望也平生自在邑庠至爲
官隨其所遇輒能安之無出位之思在邑庠十三年
再舉見黜無幾微不平色鄉舉初以考官策試犯
上忌諸士不許應制禁錮方嚴衆咸爲君太息君曰
吾菲才得進幸也其見棄於明時非不幸也分也及

舉進士第選戶部輒曰吾非才過分即此終身所甘心焉尚何望哉君每一進職衆視君才當其位常有餘而君謙謙然不敢居較進士與爲庠生時無少奢放君性孝友幼隨先君聞義方之教即心記之了了不忘其初學爲文章先君所改正者距和學爲文時踰十年矣舉以成誦首尾不遺一字先君對客則侍立終日凡賓友之需不待命輒具先君性喜施予君每隨所欲予無不當意教誨仲兄安及和引誘勤懇有少進則喜形於色有過則優容之蓋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者也君自宦遊長安三年得浙差

始便道一歸省復命還京又且二年身雖在外其
心無一日不在庭闈丙午春寢食間忽忽覺心動秋
七月先君果以病終君聞報哀毀隕絕三日水漿不
入口明旦家人強飲以勺水即嘔吐不能受時京
師多雨地泥淖君草寢其上半月傷感既深又南北
風氣異宜因中寒邪患頭痛至舟毒發喉間歸家則
病入腸胃不可爲也親友或勸其且謝客君曰我喪
主也辱惠吊先君寧可辭以疾耶遂一一答賓拜如
禮哭泣愈哀嘔吐日甚勢漸彌留始離喪次出就書
室和問之曰齊得喪外死生吾兄素所學問今有得

竟不告曰吾百念具已放下更無繫累第罪逆在

力處否君曰吾百念俱已放下更無繫累第罪逆在躬不能自解欲與汝等言姑少待之卒之前夕予與仲兄將遷之於正寢旁室君首肯曰然方扶之即佗去去而少蘇則曰速遷進吾將逝矣乃強起扶以入又怵怵而復蘇聚精定氣夜半呼安和謂曰吾後事有汝在吾復何言吾所欲言者恐老母增悲故姑少待之耳父柩未舉吾不及其殯葬罔極之恩莫報消埃此吾之罪逆戀戀不能忘情者一也吾即不幸老母在堂倘復以我傷生則吾罪愈重死不瞑目汝等宜善事之二也吾重服在身爲天地間一罪人當以

衰經蓋棺三也曉時二子愚魯特甚須教誨之無使
至於流落四也又曰吾儒家故貧居城市中歲費頗
艱欲守清白恐漸不可支當擇郊外隱僻處卜築作
生計又進邵安人曰汝當善事吾母事無大小皆當
與吾兩弟二子計行吾與兩弟素欲學做好人者此
其心事不欺神明可鑒汝當記憶吾語言畢默然至
旦日遂卒嗚呼如君器識度量宜膺大用享遐齡而
官止於郎署壽終於四十二豈天之報施善人不卒
耶抑君負朴實之資不自知其過乎情而犯傷生之
戒耶當今之習俗有君之厚者出於其間則君其亦

可以死與君性簡儉能甘窮約未嘗以一言告人故
衆不知其爲廉及以吏部歸身沒傾其橐不足以周
棺槨之具君平生不專以廉名而其清節如是君之
自晦可知也嗚呼君可謂生順死安者與不肖弟和
謹含悲狀之如此罔敢加一虛辭尚無使君謙謙然
不敢居乎大人君子幸哀其志而傳之

誥封夫人吳母林氏行狀

禮部尚書文肅吳公之配林夫人卒其子驂駟以余
先君爲公門下士也屬余狀之夫人姓林氏金陵人
也林之先有爵者以武功授南京牧馬所百戶故自

夫人之祖芳父晟以上世襲其職母劉氏夫人生而
端謹不妄色辭雖處閨室而女德藉藉聞於人矣文
肅公時爲南翰林學士值沈夫人亡聞夫人之賢遂
娶焉夫人年纔十七公家口已衆夫人治之減獲勤
惰各得其情閭內之政井井不紊文肅公嚴整不苟
勇於爲義夫人每每佐之無一不當公意由是家人
肅然憚夫人而公亦自喜得賢助也公長子尚寶君
驥沈出也公性節約而尚寶君頗脩豐盛文肅公每
相繩節夫人力於公處調護而陰爲尚寶君地以此
竟得公意梅林田產頗腴厚夫人又爲驥獨請之公

晚年病濕氣臂痛一日因天雪寒其心行貂裘衣之
尚寶君有一貂裘夫人心欲令獻之而又恐公知尚
寶君素有貂裘及爲夫人所使也於是遣人至金臺
密言於尚寶若新買於市者而獻之公公乃大喜曰
吾方念貂裘吾子輒已念我父子饑寒相関之情有
如是哉嗟夫世之父子間有嫌隙者多因繼母而生
其有善處前妻之子以取媚於夫子固已少矣夫人
乃能彌縫其闕而使之親愛且又惴惴焉惟恐公之
知也可不謂古今所難者乎沈夫人生一女側出二
女夫人待之特厚嫁裝衣物種種皆自經手無不完

美夫人以此存心卒亦自享其報其子曰駿爲潯州
太守曰駟爲光祿寺監事皆夫人所出也當文肅公
卒時夫人年未三十二子尚幼夫人責兼教養撫字
之暇輒訓之以義方每歲擇邑中有學行者延之家
塾供膳饋遺極其敬厚凡賓客之過其子者夫人陰
令家人伺其賢者禮待之於是爲吳氏家之師賓者
不問可知其爲正人也公有妾數人夫人待之有恩
無纖芥見於顏面暨公沒後情意不衰故終夫人之
身群妾皆以夫人親已雖隣人女子往來於其家者
稱夫人之德不容口夫人自公之亡待尚寶君尤善

至分析貲業則命尚寶居其半潯州光祿居其半世
尤以爲難尚寶君事夫人如所生母而處昆弟之間
友愛特至卒之尚寶君無嗣夫人命二子各以一人
後之夫人之處吳氏可謂生死無憾者矣夫人既已
植立其夫家乃推念本生林氏數數加意庶弟蕭年
富無子則捐已財爲之娶妾生子三人厥嗣用廣女
弟之幼者爲擇良配妻之卒得善族不失所依其厚
於骨肉之親徃徃如是夫人與人和氣盎然然法度
森然不苟門族自婚喪之餘絕不徃來女僧巫覡罕
得識其面雖少履富貴而性惡奢華諸婦效之無敢

不尚勤儉者其訓諸孫一如教子之法年未成人不
許衣帛故潯州光祿之子當其幼時無敢有衣帛者
夫人二子迭出仕宦潯州自京職至郡在外凡若干
年則光祿侍養于家及光祿後仕則潯州已乞終養
矣是以夫人徒見其子仕宦之榮而未嘗覺其子有
別離之苦也或其子偶有他出則諸婦爭迎致之或
其婦偶有事不在傍則諸孫羅立牽挽隨之夫人所
處之地既貴且足而子孫之在膝下又所謂世濟其
美者噫何其盛哉余每過吳氏見夫人之孫既衆且
賢如王謝子弟自有竒氣嘗以爲公與夫人種德之

報不然何吳氏之多才也是可以傳矣余謹錄其一
二以俟大史立言者採焉

萬氏始祖祠堂源委

萬氏之先鳳陽定遠人勝國末默菴府君諱勝者因
避亂南渡居宜興洪武三年編在城民籍是爲始祖
勝生壽壽生六子曰英曰良曰雄曰賢曰能曰俊兄
弟各立產業同心同力門戶始昌自今吾族子孫皆
此六派雖人丁盛衰不同然自吾祖宗視之一也由
勝而歷六世邑人推讓然未有顯宦者其以德行見
重于鄉若四世內有九江推府溪莊翁六世內有桐

禮儀節爲末俗倡然未及等而上之也余爲少宗伯時得封祖父如其官因感天地之恩追思其所自出考之典禮有冬至祭始祖之文喟然嘆曰此收族之要務而生民之大本也其祠曷可已乎遂謀之闔族翕然同心而族長懷亭叔父蛟溪靜軒兄宗子士充等尤踴躍倡衆各有所捐視力之有無出財之多寡醵金若干士充暨弟士元捐家之空地若干作堂三間爲享祀之所作後屋一間爲奉主之所其上專祠始祖暨二世祖其旁則三世六祖列焉蓋萬氏之所宗也凡遇歲冬至則聚一族之人致祭于此及元旦

歲首拜禮如之凡婚姻選舉必告出返千里外必告所以尊祖敬宗事亡如存永言孝思也懷亭翁輩又曰今日追遠此盛舉也但生齒日繁人心不一我萬氏素稱孝友恐有自作非彝甘悖祖訓如嘉禾中雜以稂莠非我族類者其不將起羞哉乃立約曰凡不順父母悖逆倫理者是謂亂常不務農業甘入賤役者是謂下流酗酒罵人兇暴鄉里者是謂敗德有一于此則族長宗子集衆于祠堂中朴責以懲之懲而不改衆共擯斥之書其名于壁不許復入祠堂不作萬氏人數蓋棄一人以全善族不得已而爲之非過

也夫堯治在親九族族人連枝共理同胞中之至切者故吾族倡之者非一人和之者如一口亦足以驗人心之同然出於天性之固有而不容勉強於其間矣是非得名筆以記之何以傳之不泯耶寒族之長及宗子輩以玄卿唐君文紹先業有名于時且吾甥也故欲托以不朽而余叙其本末以授簡焉唐君諾之敢請如約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九終

夫夫之同然出於天理之固本而不害
 為吾斯斯之春非一人味之春也一日
 也夫夫之同然出於天理之固本而不害
 為吾斯斯之春非一人味之春也一日
 也夫夫之同然出於天理之固本而不害
 為吾斯斯之春非一人味之春也一日



夫夫之同然出於天理之固本而不害
 為吾斯斯之春非一人味之春也一日
 也夫夫之同然出於天理之固本而不害
 為吾斯斯之春非一人味之春也一日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

傳

尚寶卿東泐徐公傳

公諱文燦字德章居泐溪之濱泐溪在邑東故號曰東泐大學士贈太師文靖公之孫封尚寶卿雲谷翁之子也始文靖公相

孝宗皇帝總百揆識大體天下稱太平宰相雲谷翁遺逸江湖儵然有羽客之姿公少逮事大父閱歷滋久長侍雲谷翁教脫去世味至於德器寬厚渾然天成則其所自得居多在邑中不問親疎賢愚待之如

一邑人評論鄉大夫或可或不可至指公姓不問親
疎賢愚必皆曰長者長者平生不念舊惡耻言人過
自少至老未嘗忤物亦未嘗有盛怒時親友交際饋
送之儀公一不失乃若人之答不答則公不知也年
十六游邑庠應鄉試不偶發憤讀書有遠大之志值
文靖公卒公乃尊父命廕爲中書舍人正德初逆瑾
用事以公世家子陰啖以富貴招致之公不往由是
積忤瑾意革職瑾誅始復原任公外貌樸實多然諾
其於大節之際侃侃不阿如是蓋公於人之賢不肖
事之是非曲直胸中了然若別黑白而公口不言人

但見公對衆談論不甚剖析一咲置之不知公文明
內止確乎不可拔也時以詩鳴世者若棠陵方公輩
三四君子皆樂交公且結社長安里公每有佳句爲
諸公鑒賞嘉靖壬午轉尚寶丞上疏建白勲戚貴臣
懸帶牌面親授受如舊制由是代領之弊始革公由
中舍尚符璽以迄致仕居官五十年歷事

孝

武二廟及

今上皇帝

上每視朝公捧

御寶當

駕前委蛇趨蹌不失尺

寸

上嘗目而識之辛卯陞本司少卿戊戌

上如承天公以職事從辛亥陞本司卿加從四品服
級凡朝廷典故新進少年未諳曉者以問公公記
憶甚悉歷歷如指諸掌蓋公位雖未尊而承事日久
屹然爲衆倚賴可謂老成典刑者矣公在內與會試
者一與廷試者二在外捧冊封藩王者四賚
詔諭者三宣祭告者一每銜命必便道歸省雲谷
翁及母蔣宜人世羨其榮雲谷翁與宜人白首齊眉
性復喜賓客賓客嘗滿座公時鬚眉亦皓然矣與其

者弟執爨左右甚恭賓客跼蹐不安自雲谷翁夫婦

諸弟執役左右甚恭賓客跼蹐不安自雲谷翁夫婦
及公兄弟一門榮祿壽考人以爲相國食報之遠然
公之厚德要自有以致之公貌勁直精神溢出儀表
步履強健當大耄年生育不衰蓋其機事少則抱一
不離心不耗散則神完而守固理有然者林居十年
徒步不乘肩輿與親戚談舊事終日無倦色性容忍
且有常彼世人利盡交踈視勢之盛衰爲趨避者斷
然有所不爲友于兄弟至老益篤以故鄉人歸之無
間言公每爲人所負不責其償死之日家無餘財嗚
呼公其先民之遺也與古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慮

其以侈奪志也若公者設一旦授以萬鍾其意氣必
不盈溢惜拘於時制不得秉政事不然即休休有容
無他技之大臣何以加焉余嘗蒙公接引知公最真
其卒也既爲文以祭之復因其子坤兄弟之托爲之
作傳至其子姓姻婭見之狀誌者茲不載

浙江布政司都事顧泉杭公傳

顧泉杭公者名奎字聚賢中丞雙溪公之子也中丞
始官刑曹與王陽明先生爲五經友公日侍傍與聞
其義繼而游太學中則又師事湛甘泉先生二先生
之教與公之所得於二先生者余弗獲知然篤實志

取川自三先生發之公應鄉舉七試七蹶輒怡然自

趣則自二先生發之公應鄉舉七試七蹶輒怡然自得日以書史爲娛間發之聲律絕類中丞公於是邑人皆以公爲科目遺才也公性至孝當中丞疾革時公適待選吏部感異夢惻惻心動亟乞終養除浙江布政司都事即日就道未抵家而中丞公卒公痛恨廢寢食家人咸爲感泣然自中丞公回籍聽用及公未就選時十餘年間田園桑梓之樂登臨賓客之需一不以煩中丞公經畫亦無一不當中丞公意者其就選而不在公側者纔幾月耳比中丞歿䟽請于朝諭賜祭葬卹典有加公可謂生事盡孝死事盡力

者矣而公終以不視含飯爲憾事母潘淑人益竭孝
敬朝夕左右卧起淑人之旁不入私室者十餘年公
師門講學聞見甚多一不置之空言至於孝敬則篤
厚如是蓋天性然也公素沉靜寡嗜慾少思慮內無
聲色口體之奉外無博奕技藝之好平時嘿然獨坐
有終日不出戶者至其養病也半起半卧嘿然獨坐
有終月不出戶者性絕無機警不知世上有機警事
其待母族及室人之親有所求者輒捐金予之或予
至數次或多至百兩輒予之而輒負更有所挾而要
之公不信曰豈其負我猶以爲誠乏而來求也其待

童僕及田疇小人等所取復心委之或言至收

僮僕及佃戶小人凡有所言輒腹心委之或言至數
次或奸狀屢敗輒委之而輒負更勾引黨與而侮之
公不信曰豈其負我猶以爲忠謀而來告也初公以
拙於治生不能畜積收放與富家逐什百之利中丞
公俸入盡買田產田產稍多負公者陰售奸於推收
之際公智慮不及是也屬有監司郡守者爲鋤強扶
弱計許人告許凡小戶告許者不問虛實必得利凡
大戶被告者不問虛實必失利公家因此致訟其訟
者即陰售其奸而負公者也公既不逆其詐又不屑
與之較客有語及產事者公益厭聞之曰任若輩所

爲由是訟者益以公爲竒貨也余每見公所爲有憫
俗之嘆焉以爲自俗下衰忠信之不足以孚而恩惠
之不足以感也久矣世之豪家巨室依憑官府凌轢
鄉族者人心帖然莫動公以忠信恩惠行之而狼貪
虎噬之徒乃忍負公於倏忽反掌之際是可嘆也豈
生今之時非依憑官府凌轢鄉族則不能一朝居也
抑告訐之風自上開之一發而遂不可止邪久之公
子士鑄代理家事而公善名亦著學校舉良善必首
推公邑宰王侯熟公行義揭榜通衢禁訟公者因爲
治訟公者一二人由是訟者稍稍寧息公家連歲散

於差役近屬軍興有司復以重差委之時士鑄官南
京光祿署丞力足以免公曰吾不爲湏人爲之此可
以免後必不吾已也不如其止故公產之廢坐訟與
差也訟者人心之叵測差者有司之不均耳公何愧
哉公始號陽溪間嘗侍中丞公登湖汶願山山有金
沙舊寺寺傍爲唐陸君陽講易臺基址中丞公顧而
樂之買諸寺僧德耘結亭其上中丞歿公塑像寺中
而因自號曰願泉因願山而名且志不忘也繼又買
寺傍田若干盡以歸諸禪僧圓珂凡捐若干金公不
罪人之負我而行義不輟有如是者昔太史公論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而以夷齊盜跖之報爲非宜余以謂不然聖人所謂吉凶者非專以壽夭貧富言也惠迪者衆善悉備其吉可知而惠迪即吉也非待富與壽而吉也雖貧與夭亦吉也從逆者備諸衆醜其凶可知而從逆即凶也非待貧與夭而凶也雖富與壽亦凶也蓋聖人所重者在善惡不論善惡而以壽夭貧富爲吉凶者則太史公以下之見而後世有一小善即責報於天者所爲也余因傳公而及之庶乎使世人知吉凶之辨而不迷於善惡之塗負公者足以爲戒而爲善如公者亦可以自勵矣公享年六十七

歲有子五人士鑄以中丞公廕爲署丞孝弟似公士
銘邑庠生士鑪士錡士鈇皆克振家聲者也嗚呼公
之澤其未艾哉

像贊

誄附

王曉峯先生像誄

嗚呼之像也乃王曉峯先生之真立而望之是耶非
耶疑帶濕灰餘氣徐而即之願耶唇耶宛然老去形
神豈傳之於歿年者止得其病裡之貌而覲之於歿
後者猶見其死前之身少壯時言談戲謔了無覓處
只今依依而不捨者惟斷送一生之衣巾余於君爲

姑表兄弟而跬步相隨自幼至老無異同胞之親三十年前青燈黃卷諷誦達晨三十年後彈碁酌酒徜徉於山之麓而水之濱三日不見怒如饑渴胡爲乎去夏別我一往不返而歲序更新嗚呼君既乘化以歸盡而吾猶屈伸偃仰以爲人陰陽晝夜相尋而不已也無生無死孰能外大塊之陶鈞對幻影而作爲幻語三千大千世界皆幻也吾亦安用慘然出涕而銷魂

雪溪陸先生像贊

始謹于言而終放于意以謹言爲諧俗則矚然不緇

于世味以放意爲曠達則又病老莊之爲異白首閉
門讀潛夫書三四篇八句新得和打乖吟一兩句如
長齋者之厭葷羶是先生之於盛麗如夏蟲之不知
有冰是先生之於名利噫嘻觀其行之質而貌之樸
濶其耳而儒其服人謂是先生形骸也我便道是雪
溪翁本來面目

憲副容齋黃公像贊

其人如玉其容可掬聞一善則揚眉動頰津津兮可
欲聞一不善則搖頭扼腕戚戚兮若辱自執親喪弗
復干祿清譽日流名接薦牘行止天乎世機反覆然

其用也不用也而公心常足

王孚齋先生像贊

有序

王君孚齋曩歲由國學判成都以其真及翰林許海嶽贊寄余南歸倉卒爲舟子所失君還懊恨久之因倩善畫者再寫而以贊屬余兩畫工彷彿相似而余老矣安所追許太史第平生相知語或可信耳雖然余方望君忘形脫跡傳精神於天地間君豈尚滯於形跡哉必有以也乃推作之

質具大器學有名師仕途勇退年值古稀謂其無心也而尚友古人其氣不衰謂其有心也而不出戶庭

世事若遺腹充以實貌勝而肥縱浪大化何以像爲
蓋君於鬚髮爪甲墮者歲之曰父母之貽更凝神於
肖貌將相向以全歸

董一槎像贊

覽勝探竒行箴五嶽此足下之山川也戲掃烟雲謀
吞嶺海此胸中之山川也重其眉微赤其頰面長而
帶咲者天生之一槎也意匠經營墨其耳目鬚髮一
一相似者畫裡之一槎也山川也人物也各有本來
面目一槎貌山川則山川在一槎之手王生復貌一
槎則一槎又在王生之手矣觀天地皆幻則何真而

非假觀人奪天巧則何假而非真真假一無所辨吾
又贅之以贊其真也耶其假也耶嗚呼安得忘形忘
言者吾與之相視而一笑

祭文

祭荆川唐先生文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
值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
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
生得精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
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開而吳地上下數千年間於

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既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傍以隨人揭真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齷齪兮寧痛癢之自知而冷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躓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搖蹈水火入金石而不貳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之奧邃觀萬物之備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先生之一咲一唾莫非寶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

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
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益也佛
氏之禪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窵窵靡不悉得其
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坐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
以操鍊為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
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
衣屋不輕易一椽庶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
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
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于仰
鑽悟直叅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既

淘沙而得金彼糠粃之盡棄及恍然兮有聞乃豁然
兮無累收竒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
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
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曾
之唯而顏之喟蓋雖查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
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裔惟根茂而資深時漏洩
於文字捐早歲之蹊踪失向來之鑪鞴雖其首尾接
續變態倔竒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
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
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讐亦見善

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
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
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
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歛然其自視
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
所自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
永契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祟此已屠戮之難
堪彼方斫人以為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
而况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戶之可
閉且蒼生之望方殷 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

圖表 召青 芝士 台委 之以 巡 督 終 耗 之 以 無 台

圖奉 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
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接兇寇之鋒鏑以
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
豕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
先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留志之死而愈矢誓不安
於衽席乃巡方以警示屬天鼓之鳴舟遂端坐而就
斃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
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
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即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
足爲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

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
豳素同者或以爲疑素異者則以爲忌一時共事者
既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倡言而力
詆遯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且千駟
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
不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譎譎
者之喙和自蚤歲即蒙教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喜
其心之稍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
遍身無病爲蔽穢裁也驕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
冀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長途而不息鞭箠其

防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至於墜山巔水涯花前月際或扁舟相從或徒步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噓之以米壑之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視針眼之相對凡和之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違背蒙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宦沅聞之浣慰惟先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信果哉之無難納溝壑其誰罪以是復于先生而先生謂之曰智方謂宇宙之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適逢其季訃音遠來五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即逝乞身不報官如肘繫

及今撫棺歲已再藝入室曖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
先生何意木壞山頽其柰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
息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黽勉以相濟嗚呼
詞短意長孰知我懟就几筵以布懷仰青天白日而
涕淚聞至人兮不死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忱
其爲我歆而抑爲我噫

祭羅念菴先生文

嗚呼天地翕聚山川效靈大賢之生不數數然也然
天之生賢固難其並生於一時尤難若宋之周程朱
陸豈偶然哉惟先生之生實與余師荆川子唐子同

時子唐子壁立千仞凜乎不可犯先生春風和氣油
油然可借一極其清一極其和然其以斯道爲已任
以聖人爲可學則二先生一心也二先生同年登科
同在翰林同志而進同事而退不特相遇而卒相與
以有成使此學大明於世是天之贊助之也然子唐
子末年應詔而起志決身殲謂其清也而有如是
之達先生幽人利貞乘化而盡謂其和也而有如是
之介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歸嚟其身二先生一心
也先生外若柔順內則剛方村夫俗子可羣也而貴
育之勇不可奪也瑣屑鄙事可親也而一毫非義不

可干也萬物一體其學也而嫉惡之心不能已也博
學經濟其才也而謙虛之度常下人也溫潤之資愈
琢愈密克復之力愈久愈新其志道也坦然無疑其
收功也瑩然澄徹鄉邦化之天下歸之可謂踐形盡
性篤實光輝者矣憶昔丙午先生布衣扁舟訪子唐
子於陽羨余始識面陪後山川之間侍教累日大率
皆切已近裡工夫丁巳之歲余造先生之門止余信
宿聆誨通宵茅塞頓開鄙吝如釋蓋子唐子切切驅
我以善及見先生則自不敢不入於善子唐子我師
先生雖未執弟子之禮亦我師也自子唐子棄我而

去吾將安做猶有先生在也茲幸竊官於此自謂宿
緣可了詎意到任之日即先生告終之期耶自今以
往如昏夜求於幽室悵悵乎安之矣嗚呼使大賢相
繼凋謝吾不知天意果何爲也豈元氣之衰能生之
而不能壽之也吾道果孰主張而斯世斯民果何望
也吾將終爲棄人已乎雖然策此一念斃而後已雖
駑駘之質不敢希覬騏驥抑亦可以無得罪於二先
生之門否耶嗚呼患因有身病誰發藥緘詞致奠孰
知我哀

祭潘後齋先生文

鳴呼道義云亡同志日隔公與先君素交莫逆二人
斷金有倡則和砥柱頽波爾先我佐公遇事濶達而
先君濟以縝密先君性喜直前而公加以寬適由是
彼此相視不可一日相無而鄉邦以曲直就正者咸
望其問及乎貢舉後仕職司教化先君既歿公歸林
下惟公負磊落不羈之氣而不失忠厚長者之名不
事尚同立異而德器渾然天成性情心術極其雅淡
有如流水與空雲威儀動作郁然文物又若冠裳珮
玉之繽紛紛世之所謂榮名聲利可愛可求者既無一
足以繫公之高懷至於計短較長號爲機智者公則

至老而情竇未開其接人也底蘊悉見瑩然冰壺之
澄徹其容物也人我俱忘煦然春風之浹洽方其掀
髯一笑真意吐露即有鄙吝靡不釋去寧信乎已以
施不責乎人以報縱使人或負予無使吾變其所蹈
惟風月之襟期值良朋以傾倒或默坐以怡神時焚
香而洒掃養日益純學日益進鳴鐸遐方士風丕振
文條而達教寬以正每說書而解頤音朗然其足聽
惟時儒生惟時士夫或終身以飽德或傾盖而交乎
喜怒不形終如其始若賢若愚謂公君子公之人物
非時比數求之古人彥方叔度盖公之少也俯視一

世而交游情義藹然可親公之老也舉斯人皆可與
而卓然自立和悅且貞和自總角即侍公教公謂先
君此子克肖和事斯語罔敢墜失改過遷善鞭策是
力先君不幸惟公是依公又舍我我心則悲楚天吳
樹山川間之平生踪跡空有夢思百拜酹公先君在
望聊寄一詞形神俱往

祭徐存齋相公文

惟公秀靈嶽降英哲天挺淵宏冲粹早發竒穎弱冠
及第至寶自持縉紳動色名重一時議禮失旨棄
官於外如金百鍊益發光采同志講學諸生質經氣

求聲應善類勃興萬物一體求仁爲要爲德爲民仁
斯我蹈目擊道存識隨時長才能實多不貴伎倆
上顧見知乃還翰苑詞林根柢文章光燄賢有唐羅
趙氏浚谷對天出誓同心報國愛惜人才手書滿帙
求之如渴用之不竭載歷司成爰作秩宗士歸師範
朝有宗工資崇業廣進秉國鈞宇宙內事擔當一身
聯屬海內幼學大行扶顛君實後樂希文百司度府
有問必啓當職者窮公談纏纏盤根錯節衆方貽愕
公徐片言糾纏解落物來順應事不掛牽酬酢方了
一几嗒然

肅皇英武威馭百僚雄狐假虎惟賄是招廷有死諫
獄多忠魂公見忌嫉讒說震驚外務韜晦內則文明
運之無跡護之有精神誠感孚 睿衷眷顧奸屏佞
斥倚茲良輔握髮推轂君子滿廷寅恭協助我規彼
箴吏法士廉風清俗革坐致太平不動聲色再相
儲皇益矢忠貞 遺詔起草聞者涕零一厚其終一
虔其始報死事生厥心不二 皇明元老如公有幾
天下安危公身所繫胡弗少延戒哉寵利願神葆和
十有四禩接引後輩惟道與義譬之天澤物無不被
散爲行雲蓄爲止水盡性踐形俯仰何愧和自釋褐

卷之六 肅皇英武威馭百僚雄狐假虎惟賄是招廷有死諫
獄多忠魂公見忌嫉讒說震驚外務韜晦內則文明
運之無跡護之有精神誠感孚 睿衷眷顧奸屏佞
斥倚茲良輔握髮推轂君子滿廷寅恭協助我規彼
箴吏法士廉風清俗革坐致太平不動聲色再相
儲皇益矢忠貞 遺詔起草聞者涕零一厚其終一
虔其始報死事生厥心不二 皇明元老如公有幾
天下安危公身所繫胡弗少延戒哉寵利願神葆和
十有四禩接引後輩惟道與義譬之天澤物無不被
散爲行雲蓄爲止水盡性踐形俯仰何愧和自釋褐

蒙公收錄忝爲同鄉復叨司屬謂我忠信璞玉未雕
掩瑕護短得侍同朝勉策駑駘窘步局促恐負公知
惕焉慚恧公既歸休小子何待再起再廢閒居九載
馳想海濱卧痾山麓僅一叅承禮拜莫續當公八旬
士集如雲余病未瘳末由趨奔掘衣請益尚謂有時
歛焉訃至曰公乘箕星圻台垣殞茲山斗百身莫贖
寸心何有限而天數奈何公
帝遣行人存問及家薨音比徹卹典孔加功在
社稷事垂青史家學有傳公其不死嘆逝興嗟我心
孔切餘年幾何光陰駒隙登堂拜跪宛若夙昔英靈

有知翩然降格

祭胡栢泉冢宰文

嗚呼賢才之出獸麟鳥鳳既不常生尤艱於用若夫
生矣而人則阨之用矣而天遽奪之若我公者所以
有關氣運而動我輩之悲也惟公志存經濟學貫天
人心懷忠赤力造道真氣任天下之重識周萬事之
情明足以甄別乎一世才足以統御乎三軍故其立
朝則正士彈冠專闡則羣下用命同志者以其身主
斯文之盟憂時者以其仕卜蒼生之幸公固所鍾獨
厚非世常有也方其職司學憲目擊虜患忠憤一疏

激焉長嘆請改轍絃請誅怠玩鯁直難容忌者過半
公名則起羣飛刺天一斤林下垂二十年此公之阨
也人也非天也及乎退居田野名孚上下東山謝安
洛中司馬屬

聖明之更化乃鵬搏於九霄天下謂君子復進喜陽
長而陰消惟江右之靖寇與本兵之運籌曾不足以
紓公之一毛

天子以公未盡厥用簡授冢宰將付以統百官而均
四海天下又賀堯舜之知人而望公以夔龍之亮
采胡造化之不仁遽珠沉而玉毀是公之亡也天也

非人也然公屈蠖不文則其器不如是之全天以三
不朽付公則所以厚公者孰或之先庸詎知夫人之
非天和以樗材見廢自判終淹荷伯樂之一顧使死
灰之復燃嘗思世之知人高者得於驪黃之外下者
出於朋比之私謂曰驪黃則非和之所敢謂曰朋比
則非公之所爲不知公之於和取者安在試反躬而
自求汗一夕而浹背當公在位嘗恐負公於生前及
公蓋棺又恐負公於死後嗟鍾期之已無顧此身之
何有望流水與高山悵天長而地久陳詞致奠涕豈
無從死者不作嗚呼我公

同盛古泉祭鄭澹泉師大司空文

嗚呼橫目戴髮號爲人者吾不知其幾何圓冠方履
號爲士者吾不知其幾何然耳目口鼻各由乎已不
愧不忤克踐人形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撐拳住腳擔
當宇宙不惑不搖卓然士類者則天下其能幾何故
賢哲之生非爲偶然而人之得遇賢哲執鞭門下者
尤非偶然也若某輩之遇我師其不爲至幸者與師
少歲聰慧絕倫一目數行下日記數萬言人驚其神
也然其忠信之質謙虛之心退然不自滿者其大成
之根器也及乎早登高科聲名籍甚以望以地宜坐

授美官矣而師以爲斯之未信則或受變於俗蓄之
不至則無充積之光乃閉門養高以靜觀動研窮攷
究以書觀理堅定其德性以爲基綜覈乎名物以待
用如是者有年故其植既深如金之百煉愈試而愈
見其本色其識既廣如器之橐籥愈出而愈見其無
方語脩身之行則矚然不滓語當官之節則確然不
奪語治事之才則恢然有餘至於 國家典章編摩
記叙與司馬子長相彷彿者思若決河沛然其不可
不陳也蓋古之所謂道德節義事業文章四者庶幾
兼之矣是以進而在 朝則學士大夫宗之退而在

野則兒童走卒信之是豈非元氣之聚川嶽之靈天
之所生不偶然者乎某輩初仰師名而未識師面逮
歲辛丑師分校場屋誤蒙採拔遂齒于門下士之列
凡士之得進身者誰無座主而某輩獨得吾師伯樂
一顧價重千金其亦可謂幸矣彼御李司隸者喜托
龍門見韓荊州者能輕萬戶伊何人士難遇如此某
輩之遇我師不更難哉自收錄以來幾三十年或同
官僚或通書問非法弗言有疑必析事不苟隨衷無
回曲師或謬許可以傳心而某輩但覺其終身效法
之而不及雖然號爲人而耳目口鼻矣號爲士而擔

當宇宙矣得名師而價重千金矣於此而不勉自樹
立者非夫也嗚呼啓手啓足體受全歸師已返乎天
真而我輩猶爲人猗一息尚存斃而後已如此志不
終於師門有玷其將蓋棺而目不瞑矣乎官職羈縻
不能拜師几筵臨柩一慟緘詞致奠涕泗交頤言有
盡而意無盡師其鑒之於冥冥否耶

祭唐克菴大尹文

儒者尚方剛中不撓俗士貴圓隨人語笑然儒亦有
圓破彼障塞不執于私爲道之則俗亦有方任其意
氣匪曰浩然是爲乖戾君早歲馳騁繼師古人一變

氣曰治然其為平戾君早歲駢駢繼師古人一變

向道厭薄還淳愚乎其貌而存之以必不可拔之志
徐乎其言而御之以必不可回之氣其於心也如有
物焉的然自信猶百煉之金不可易也其於事也如
有見焉定而後發猶萬鈞之弩不易折也聲名勢利
一不垢膩是非毀譽無所避忌強毅之資出於理義
既不為隨亦不為戾君之不為俗學而必為儒者也
信矣故其在家也親師取友不計世俗之訕侮其在
官也勞民勤事不顧上人之喜怒余也嘗熟君之言
論而竊探其深大要以心不可以兩用而業必致於
專精是以居家則不及外事居官則不問家事鼓其

以世態無常交情日薄當面輸心背面則謔如君之
比今復爲誰善孰我助過孰我規幸有賢嗣義重聚
樂不負宿心告于冥漠

祭李後芳司訓文

君就選將歸人有傳君疾迫者我輩相與疑信而憂
繼聞君卒于行則相與驚悼而泣及君柩返于故丘
始相率而哭于君之廬嗚呼謂天之寵惠其畀也必
其人之克堪也胡厚得榮艷常在于世家之貴胄而
輒軻苦辛鬱鬱無聊者常在于文章之寒士謂人之
所享于宇宙間必其材之足以乘載如器皿焉胡抽

黃對白剽竊其近似者往往以科第發躔而詞林根
底浩乎來而裕乎外如老將之將兵如百戰之健卒
乃終身不遇以死豈天固畀之以文窮之而使其工
耶抑人之生固有幸與不幸歟不然天之報施竟不
知其何理也君自總角讀書得乎其心而發乎其言
竒而不靡淺而不露士論推先黌宮獨步故試于有
司試于監司自少而壯壯而且老每爲諸儒生首至
其在場屋也則十試而不一偶彼薄功厚享者且意
得欲遂而君也生事蕭然藝不逮君者多取青紫據
高位而君也剛足棄捐此人之爲君太息不平者也

然若素生廣遠印之愈場百斤不坐其文愈光陶青

然君素性曠達抑之愈揚百折不挫其文愈光陶情
杯酒如劉伯倫畢吏部之放此君之所以有托而逃
也甘貧守素如孟浩然石曼卿之雅此君之所以有
恃而不失也其視紈袴子弟蓋不及草木之朝華而
據非其有吾又安知夫造物者之差嗚呼其存也一
牛一馬任世人之我呼其去也鼠肝蟲臂任天地之
洪鑪然而世之重惜君者獨以顛頓遲迴始得一訓
艱難道中隨化遽盡是二者蓋未釋然也吾聞造物
忌多取身名之與世味蓋不可以兩得也昔延陵季
子吳人也而葬其子于贏博之間是處青山可埋骨

廬山先生文集卷十
達人大觀應如是矣况乎終歸桑梓又何以爲君憾
哉我輩平生交君放形溪壑謔浪詩歌蓋嘗鄙雍門
之琴謝牛山之涕者故其醉君也以達者之言九泉
有知其尚相視而一笑耶

祭陳芹山大中丞文

嗚呼山川之秀人物之豪均天地之靈氣也而垂休
助美則又係於所遭惟陽羨之溪山冠三吳以鍾粹
而公之來相宅也則若鳳之降野而麟之在郊忠信
以爲基址者公學之所以有得規矩以爲墻壁者公
行之所以爲高屢蹶而復起者是其中外之望百折

而不挫者是其清白之操受一事之托而不厭其細
當百責之萃而不憚其勞天子數以重命而委公以
制外天下每以治亂而卜公之在朝篤忠孝之大節
於既老析知行之先後於秋毫公固先民之遺也而
何暇顧世俗之蕭騷故縉紳之誦公謂聲利之不至
於漸染而鄉黨之敬公謂習俗之不至於漓澆豈砥
柱峙中流而立抑松栢後歲寒而凋公之來吾土也
山川爲之增勝而後學山斗之仰則如度之有尺影
之有標胡未及乎耄耄遽乘化以逍遙昔延陵葬子
于贏博而歐蘇亦終于汝穎之僑是處青山可埋骨

又何必謂故鄉之迢遙矧魂氣之乘白雲而上下也
即千里而可招某等接公談論如探淵海之潤飲公
和氣如入易牙之調方依歸之是切嘆典刑之寂寥
跪陳詞而三獻恍盼響之降于蘭椒

祭華補菴郎中文

惟公年踰五旬而始釋褐仕未十載而即掛冠處饒
裕之家而冲懷如素居權稅之地而修名愈完苟富
貴以自足諒非公之所安見可欲而不亂乃人情之
所難至其好善一念始終不遷所不與者求田問舍
之事所願交者文學德行之賢清朝書卷白首林泉

一齋一榻同道義三四友半醒半醉效陶韋一兩篇
晚年進德百務俱慵挈家付子食味不重老成忠孝
前輩遺風義田贍族媲美范公作記者誰荆川太史
勒石者誰吳門文氏蓋二先生者素爲公所交厚而
公之精神卒托以傳之不朽余生也晚忝公同科忘
年爲友啓我實多余每造公信宿晤語公則顧予扁
舟河澣近歲以來交好益密公也無營謂我可匹謝
形跡於兩忘吐胸襟而見底豁塵俗之紛華若沉痼
之去體丁巳季秋一別萬里想像德音寤寐不已及
歸來兮楚中忽失公兮舊社悵數載之新聞將誰告

兮知者雲山冥冥公靈何所奠酒陳詞庶幾降我嗟
有生其必化兮公百順之咸備即返真亦何所憾兮
余將用此自慰

祭李所悟年丈文

嗚呼聚散鳥跡也死生造物也公之云亡胡爲使余
興悲而嘆息歲辛丑兮計偕接羣飛之羽翼聚冠蓋
於皇都旅進退於昕夕何萍梗之飄流倏星分而
異域逾廿載以睽違復重逢於海國似再生之宿緣
情依依其何極胡晤言之未幾又死別之惻惻嗚呼
當其未識公也豈知其相隨而觀國之光也及其既

識公也豈知其一別而遂成參商也至於二十年後
同榜凋零者十之六七豈知其合併於公之鄉也夫
既合矣以爲可久也而豈知其遽爾淪喪也其聚也
散也生也死也豈人力之可與一聽命於彼蒼嗚呼
天地無盡人生斯湏彭鏗殤子誰壽誰非山林性氣
風月襟期今不可作零露淒其幸一經之有托及早
歲而翱翔洵鳳雛與麟角將飛步於巖廊羨森森之
濟美公於是乎不亡我陳詞以薦酒願鑒慰於茫茫
祭史玉陽太僕文

人之有才如水之波瀾爲浸澤決爲江河才華內蘊

必見其長不用於國則用於鄉惟公解牛游刃揮霍
不拘人病不足公常有餘險阻備嘗少遭囂訟千態
萬狀迫之不動登科從仕授職天曹訛言隨起乃卷
而韜人則尼之於公何沮行而爲雲止而爲雨間戲
經綸稍事積貯術尚陶朱所入數倍身在田野名在
京師公侯卿相誰不我知急公好義屢揮萬金釋紛
排難千里一心求者填門四方絡繹舟迎陸送以夜
繼日歲費雖多取之不竭握算布籌百不失一蓋公
固不器而尤善理財使任司農必裨國計而令其僅
比卦君卒老牖下此憐才者之所哀嗚呼不作棟梁

可用已辭不疾也區可用其冀有才如公一厥不起

何用杞梓不疾馳驅何用騏驥有才如公一蹶不起
天乎人乎今則已矣生也腐儒不通世務好尚不同
而蒙公顧方臯善相龍馬精神自公之去江東少人
陳詞薦酒聊慰平生公靈不昧來格來歆

祭中表弟李省韋文

嗚呼余與君中表兄弟之踈遠者也乃其情好則有
踰於近且戚者何哉人生有先後則隔於尊卑今則
誕同丙子年相若也人性各異趣則隔於好尚今則
守正嫉邪性相若也余喜直諒之友而君能直言以
攻人之過余甚服君高義而君亦以余足以發其狂

言是以味若芝蘭堅如膠漆也君少聰明先余識字
余游泮宮後君四歲竒君凌雲倚馬之才望君聳壑
昂霄之器謂文章可中萬選而青紫可以立致豈期
中年行止殊軌余也在朝若鴻毛之遇順風君也在
野若巨鱗之困涸水豈虞翻骨相之屯抑漢主好賢
之異國無三徵七辟之檄書家有啼饑號寒之妻子
戰也數每逢李將軍之竒窮也文難送韓昌黎之鬼
嗚呼命也若何固其物理造化不齊達觀者士彼脩
短之彭殤若貧富之憲賜渺天地之瞬息本一源而
非二靈椿之歲八千菌朝生而夕斃蟪蛄不知春秋

龜鶴之算莫計君子知天行法以俟况君之所得尤

龜鶴之算莫計君子知天行法以俟况君之所得尤
為不匱子森森其衆多壽比回而一倍啓手足以全
歸曾何愧於下地嗚呼若君者吾不為悲而出涕矣
雖然亦有不能已者君秉憤世之志即人有弗淑事
有拂意千頭萬緒填滿胸次旬月過余輒為傾瀉音
如撞洪鐘以鳴勢如決隄防而沛余也或啞然而嘿
坐傍觀或用酒以澆其醜礪今君別三季矣吾見其
柩在途吾聞其歌蒿里欲即其語言杳杳冥冥茫乎
其不知處也奚為而不悲然余秉燭之光其存有幾
所謂悲者暫而不悲者無窮也吾亦何為悲而出涕

原者文集卷十
三十一
哉二子春也會也嘗被君之教誨所陳者雞黍也家
釀也是皆出於中饋臨壙一奠少盡平生靈如有知
來格來歆

祭潘氏兄弟文

余於君昆季之亡而知情之不可已死生之可悲也
彼蒙莊氏以悅生惡死者為惑因指死者之樂為過
于生嗟夫嗟夫死誠過於生耶無乃其胸中不柰生
死何而為是空言以逃之耶佛家以生死為一大事
因緣以恐懼人其失則均儒者則曰死不可逃亦不
足懼不曰朝聞夕死可乎然其以生為榮以死為哀

大槩不異乎人青之常孔子式齊遠臨喪哀其矜死

大槩不異乎人情之常孔子式齊縗臨喪哀其矜死
蓋如此君昆弟三人乃後齊翁子也昔余先大夫與
翁交好勸善嫉惡相視莫逆雖爲異姓實兄弟也吾
兄弟之與昆季幼而狎長而業同心同德實兄弟之
子也君三人長曰子言次曰子德又次曰子敬子言
喜攻人之過子德能兼衆長子敬誠篤無僞三丈夫
者非所謂直諒多聞者與蓋今之難得而余之不可
少者也子言多吾三歲厥既同窓同游黌校時刻不
離不啻臂指之相連也而棄我去者忽忽二十餘年
此猶長于我者也子德少吾七歲曾從吾學舉業乃

以師長見事論文訂句視病調方凡事必任其勞子
敬又少吾十四歲昔乙亥年余以宗伯致仕駸駸乎
衰矣余性寡合門張雀羅而子敬終日相隨達旦同
宿或登臨山水或行游寺觀携壺對局蓋無不相從
者嘗竊計二子後乎吾生吾歿後朋情不改視我蓋
棺者非二子而誰詎意前年夏既哭其兄今年冬隨
哭其弟埋玉土中二妙相繼見面何由踖天蹙地然
則余何能已已而安得不悲耶嗚呼昔吾父喪後翁
哭之曰萬公亡矣吾猶為人倚而心灰氣冷半已非
人若子言之死吾亦爲半死人今更歷二十餘年乃

又見二君之止則首今以生豈不啻餘生哉昌黎所

又見二君之亡則自今以往豈不皆餘生哉昌黎所謂悲者幾何而不悲者無窮期也吾又奚事於悲則借莊佛之言以逃乎死生之外可也雖然必不可逃曷若生順歿寧遵儒者之常理乎酌酒陳詞聊伸胸臆君是達者庶幾我格

祭唐二外孫倣元文

萬曆二年五月初三日舟至濟寧過唐二外孫倣元之柩哭之哀因以詞祭之曰嗚呼此仲子之柩也而吾胡爲見汝於此耶汝常時見我與吾老妻每偕其弟雙雙而來舅公舅婆語不絕口笑言啞啞今汝見

我而曾無一言耶吾則哀汝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
舅婆去冬聞汝之死目已雙瞽猶出涕淋淋漓漓也
汝之魂有知乎無知乎汝生年十七歲未嘗離汝父
汝母汝弟時刻也今孤魂千里而道途阻長而河流
湯湯乃辭汝父母兄弟將安之乎吾見汝柩而不見
汝父汝母汝弟痛摧肺肝乃到京見汝父汝母汝弟
而不見汝將何以為生也吾年來老境日迫多病隨
身外強中乾在世寧復有幾此豈可出一滴淚時也
乃今鑄心鏤骨雪淚沾襟蓋未死一日則有一日之
情吾固不能作東門吳也吾未有孫先見汝兄弟頭

角森森克肖且父固鳳毛麟趾也方望高飛遠舉聳

角森森克肖祖父固鳳毛麟趾也方望高飛遠舉聳
壑昂霄豈意中道夭折壁碎珠沉傍人視之猶難已
已而况於骨肉至親乎嗚呼我言既竭我恨無窮汝
其有知乎無知乎割鷄酌酒酌於塗次冥冥之中猶
冀汝魂來一饗也嗚呼哀哉

祭王母夏孺人文

人生世間其不能忘情與不可少者有二自族黨親
戚之聯屬以恩則有骨肉之愛自友朋同志之意氣
相許則有道義之交是皆閔倫常切世教人類之所
由以立者母於吾姑爲妯娌余少過吾姑母輒飯我如

子弟即骨肉之愛不能過而母之子世新幼以先君
爲師與余同筆硯於搃角繼以子唐子爲師與余同
立雪於門墻以故交誼日深情好日密世新每顧草
廬必見吾母如家人而吾造世新輒求見母母亦未
吾辭也其形跡之相親傍人知之至其中心之相視
而笑則吾與世新知之豈非親戚道義兩相求而不
可少者乎母爲人治生以勤儉訓子以義方大畧與
吾母同而世新朝夕奉養時時伺候聲色最能中母
意母亦訢訢然幸有子也故余每見母未嘗不嘆其
有似於吾母而余每見世新之事母則慙然覺吾事

母之未至也吾母病世新憂之沒則哭之母患年高

母之未至也吾母病世新憂之沒則哭之母患年高血少兩足筋痛吾亦憂之如世新之憂吾母今其棄我而逝亦何異於世新之哭吾母也但以客游在外不及見世新與母之永訣及歸而撫母之棺弔世新於苦塊則已幾四月矣雖然母於吾母六年以長余抱恨風木已將四暮而始見母違世新之養在母壽至八旬而世新承歡盡心於十年之間則亦可以無憾矣獨余區區烏烏之私不能不因之而一慟也

祭姪女李婦三小娘文

汝生不辰十歲喪父父也吾兄同胞煦煦汝父云亡

吾心寸許忍死而生視汝兄弟兄弟三人一息維汝
百憂纏綿見汝則愈念汝孤兒早爲人婦醮之出門
始離抱哺對姑含羞逢夫澁語五月歸寧入拜堂戶
祖母相持淚下如雨割愛適人豈堪井臼何意夫家
復遠姑舅舅也從仕久淹客土偕爾妯娌奉太姑處
問寢調羹分日而舉蔬膳不周口腹何顧嬌稚之軀
更耐寒暑寤寐不遑恐大人怒玉潤珠溫迫出羣伍
每見可人改容驚覩人有不平爭欲控訴汝獨何心
不以告母姊妹姑嫂一笑而聚言樂則謔言苦則拒
容無飾修心絕城府戚里相過喜見眉宇家人宜之

各得其斤意余遠存歸自工甫是女不來猶車光各

各得其所憶余遠游歸自江浦遲汝不來輜車就路
三載黔南遙念懷楚轉客湖湘鄉閔復阻自我不見
星霜四度常愧祿薄無以汝助一錢未酬有心何補
近叨三品施或可普此意空懷倏聞汝訃汝死未訣
汝棺未撫埋玉黃泉白日千古嗚呼吾兄厚德宜大
其武之子柔嘉宜享其數天乎難知壽夭誰主余未
五十絲髮縷縷強着衣冠臂枯脊偻青年易殂白首
何佳遙寄一哀侑以雞黍汝靈有知鑒我肺腑天地
雖寬吾形窶窶含悲寫愁涕與辭注

祭吳母屠節婦文

鳴呼節義者稟受之性富貴者福澤之資人非節義
綱常不立而君子等富貴於浮雲其輕重則有辨矣
彼志士烈婦外形骸一生死其肯屑屑於富貴哉而
吾於節婦既爲詩以壽其生又爲誌以銘其死皆以
節義富貴兼言豈進勢利與名檢一耶蓋洪範五福
富在其中而夫子所謂浮雲則富貴之不義者耳若
其義則固安之矣節婦口之所食穀粟也粒粒皆出
於已種身之所衣布帛也寸寸皆出於已織是所謂
自衣食其力非求於人而自足者也故夷攷其大則
鄉里信之朝廷旌之固足以繫萬古綱常之重載

及其餘則勤以起家儉以節流亦可以樹一時禮義

及其餘則勤以起家儉以節流亦可以樹一時禮義
之防二者皆人世之難也而節婦以一婦人兼之斯
其可貴也已某有弱女得配令孫惟靈始議爰定其
婚歲時蕃錫親好彌敦將修箕箒以事太尊豈期未
面竟拜其魂令儀在望顏色猶溫幸而嗣子克篤其
倫骨肉至愛道義真情相期者遠相益者深蓋將驅
薄俗之駕以還太古之淳上無愧於母教庶不負乎
平生嗚呼悲哉

南旺祭河文

伊汶濟之巨流納泉林之衆派惟人工細大之不捐

爰西來而浩大

明天子坐治燕京乃玉食乎萬方之需凡朝貢商賈之輻輳咸由茲以灌輸是濟爲會通津要而路爲南北噤喉矧諸川之合勢出斯口而分流其分而北也若助夫朝宗者之願其分而南也又爲遊人羈旅返其故鄉之所便故往來者之期至乎濟寧有似懷歸赴家者之情雖人爲䟽濬決排之力而血脉之流通灌注實永賴乎神靈余自京啓行挽舟而至舍逆取順自今伊始但人情多喜於快意之時而余也尚切夫涉川之懼蓋天下事之遲滯者未必非福之所基

而文決一詩者未公無局之可慮余本迂疎蹇出人

而取快一時者未必無禍之可慮余本迂踈蹇拙人
也不通時好每坐遭回雖遇一便恐非所宜願在盈
而益謙庶無適而不可俾安流而不驚祈神明之助
我

灣中祭河文

惟洪濤之震蕩繫水德之爲司俾安流而度舟楫匪
神靈其孰官之神胡爲喜兮天吳淨而波不揚忽胡
爲怒兮令鯨鯢噴浪洿泮而瀰茫惟神明之禍福豈
善淫之是因故君子以涉川爲利而聖賢亦戒於臨
深余自庚子始至京師再來再返舟楫是資雖險難

之或逢終安寧以無事顧匪德其何堪歆明神之所
賜茲者叨一命於南邦挈諸人以共濟或爲商而應
役或授書而上計莫不依分求生安時順命倘矢心
而不然指明神以爲證尚祈陰功保佑風波不興共
返鄉土惠我舟人嗚呼紛進拜兮擊鼉鼓縶粢牲兮
奠桂醕冀冥冥之饗答兮似彷彿乎神語

辰陽廢五顯靈官牌祭土地文

維嘉靖庚申時當歲除於天時人事有除舊更新之
象具官某謹以羊豕酒醴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曰今
天下百司庶府必有土地之祠蓋以食土之毛治土

之民官享和平人罔災害秋毫皆土神之功保右

之民官享和平人罔災害秋毫皆土神之力保祐陰
隲於其間故后土社稷山川之祭莫非報土之德然
各有分限惟土之功愈分愈細故土之祭無大無小
皆得對越世俗有五顯靈官者義不經見意者此舉
之始亦起於報土之德土之德無乎不在故合四方
中央之五位而求之其無不顯且靈也此於義取報
本未嘗不善愚夫陋俗訛以傳訛不曰靈官則曰五
通凡人家有一草一木之怪淫邪鬼祟之妖悉誣神
之所司遂使聰明正直之用爲巫覡誑惑之資其褻
瀆神明雖智者猶或承襲其弊職忝分守湖北初謁

土祠見有五顯牌列正面土地牌列座隅不勝驚恐
以謂后土社稷山川之祭其大而有爵土者得盡其
誠百司庶府之祠其小而有職事者得致其敬人之
報土亦已竭矣乃復借名五顯此非所以報神之
大
功而適以滋世之侮慢細民惑此不勝其愚守臣而
然誰執其咎職不敢瀆神明而大懼風俗之壞謹以
此文用申虔告乃徹舊牌一祛宿弊而專奉土祠亦
所以奉神也其有淫邪鬼崇假神位號誑惑民間者
神其速爲發譴以保佑斯民神正其幽余正其明如
書之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則所以助成我

皇明之治神之功其又可報耶

江右祭土地文

嗚呼浩劫殘灰固有或然之數熒星守舍豈爲無妄
之災頃者吏胥不戒延及案牘廳堂門廨盡遭回祿
此實人事有失非神故貽之戚也幸而倏忽反風默
令撲滅庫藏官積宛然無闕此實神之所司非人之
所能爲也某等反躬自愧不知數之適值而銘心感
德又不知奚自而得神之力但一木一椽皆百姓之
膏血而灰焉燼焉無乃使疲瘠之既竭矣乎自今以
往苟有罪戾宜加職身補瘡剜肉無傷我民嗚呼除

舊布新職等不敢以徼神之福尚冀終惠一方則實
以利夫不穀奠酒陳詞一寫我私神其不棄庶幾鑒
之

嶺南祭土地文

嶺南輸山海之賦藩司職出納之需上以充帝庭
之貢下以實軍國之儲頃者寇盜不時財力告竭取
之者既已剗民之心肉守之者當如養我之膏血爰
闢石室式謹蓋歲是豈寶金玉以傷百姓實欲計久
遠以惠一方自今以往積貯歲盈鬼神呵護灾害不
生我酒既旨刲羊及豕再拜陳詞神其鑒只

歲終祭五祀文

人有此身兩間是立百爾所需誰能廢一我卜我宅
彈丸之隙日用飲食以炊以汲履彼坦途往來出入
載寢載興載動載息含哺而嘻惟神之力殘臆既徂
歲功告畢牲醴聿修黍稷有宓神其有知庶幾昭格
雜著

書壁拙言

汝所居身不過一屋汝所充饑不過升粟而汝較短
量長算朝謀夕營營然日夜不足者何哉於是智者
嗤汝曰彼愚不知者無怪也汝知矣亦復爲之其愚

不有甚於愚者乎

汝虛生人世者三十五年汝濫叨仕籍者十年十年之前汝未有官也三十五年之前汝未有身也汝縱愛名輕身豈能必復有十年汝縱貪生惡死豈能必復有三十五年然則汝身非汝有也而又焉取夫世俗之所憐

跋胡廬山所藏唐師奉使詩卷

荆川先師閱兵幽薊有奉使詩紀關隘阨塞及設險校武事自有盧龍鎮山川以來纔有此作其詩既刊行於世廬山胡君復出抄本一卷示予乃先師在時

以貽君者中有自書七言三絕刻本所無其餘間有
旁註一二小楷亦師筆跡當先師出使時且病腫形
骸索然今觀諸詩雄壯竒偉勢蓋萬夫其字畫硬健
寫意渾是一團靈氣蓋捐血肉鍊精神實先師平生
得力處故神通妙用雖於詩字餘技亦有垂歿光彩
如是彼形骸之衰歇可以爲世人病未可爲至人病
也胡君篤志好古携此卷自隨常若在師左右余忝
爲師老門生一別萬里奄忽永訣及見此卷則又如
覩顏面兩人相對感慨胡君因命余綴數語於卷末
嗚呼先師不可作矣其文章可見者要以寄其光彩

耳乃所以致此者則實始於捐血肉鍊精神之功余
雖從游日久質魯無聞胡君好古有得深達性命其
索於形骸之外使光彩射來世者必有所在願以告
我焉可也

跋胡晴岡手跡

古云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余謂此孝
子不死其親之一端而非其至也孝之至者必求其
精神命脉之所在其所欲爲者必爲其所不欲爲者
必不爲常若親在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然者故曰
善繼人之志彼求之手澤者跡耳未必其能繼志也

苟父之志非可繼而人子觀其志跡如見其人以寄
其哀慕之思者乃不死其親之一端也嗟夫父有可
繼之志而子不能繼父無可繼之志而子追其跡二
者皆非至也廬山胡君拾其父晴岡翁手書彙成一
卷皆翁平日以貽姪姓者廬山從事學問以道自任
今觀翁之數書皆言及時進學反求身心之事末乃
有味於良知之說是固翁精神命脉之所在非徒以
跡爲也在翁爲可繼之父在廬山爲能繼之子而存
其手澤傳寶之以訓于家是心與跡併者也觀者尚
知源遠而流長哉

跋胡氏先跡

謹身力學俛焉惟恐不及孝友著于家庭行誼孚于鄉曲比如未雕之璞瓏而琢焉可以成器是所謂忠信進德者則亦何遠於道有務高遠者指之曰此拘拘謏謏從事於粗跡者非道也於是究性於玄微求心於知解其說寔長而其流至於不可憑據欲反之於躬行則璞散爲已爰欲收功於一源則空闊而無歸由其務高遠而忽近易也夫孝友敦行之士謂之知道固不可謂之非道亦不可由是而充之可近道者也廬山胡君大父謙齋翁嘗手錄其先闇齋翁勉

學諸稿又自書其訓子諸作皆謹身力學孝友行誼
之尤著者二翁世澤之長如此廬山集成一帙出以
示余余謂君家含英咀華君能鍾其世美因而充之
以進于道高明光大日新不已向之藏璞於玉者今
則雕琢之以成器矣雖然不有璞焉奚從而琢之然
則余所謂忠信進德於道不遠者觀此益信

題靜菴卷

同安洪芳洲先生幼而向學壯而力行慨然志於道
也然其性剛勇明決好善惡惡發於衷腸善者親之
若渴惡者絕之如讐以是賢者與之不肖者怨之天

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故先生從仕二十年間以其
身犯衆之怒與之鏖戰於毀譽利害之場雖邪不敵
正卒能勝之然其用心則勞而我之爲我幾乎動而
不寧矣先生乃自覺其非也曰吾無乃用情之過而
猶歉於靜矣乎因築一室扁之曰靜菴索余闡其義
而余爲之言曰夫所謂靜者非兀然無情也情不過
乎其則即靜也好惡情也好善惡惡天則也非靜而
何一過其則有所着焉則憧憧往來雖公亦私失靜
之本體矣程子謂聖人之喜怒以物之當喜當怒此
應物處即是動亦定靜亦定工夫非應物之外復有

一既主靜工夫也感而遂通乃是寂然不動之體百
慮一致乃是何思何慮之體大學之所謂定靜安慮
豈二本哉心之在人潛天潛地周流六虛蓋無一息
死也若兀然無情則心之死久矣不思善不思惡禪
伯稿木死灰醉夢語也由此觀之無好惡之情不可
用情以好惡之則不可好惡得其中則謂之靜好惡
失其中則謂之動動者動於物也非動於天也動於
天則靜矣世之險陂側媚黨邪害正者其好惡違禽
獸不遠若夫以好善嫉邪爲心有所之而辟焉又豈
非已私未克不能物來順應之故與人之性各有所

偏而情各有所蔽偏且蔽者私也克其私則天理爲
主心常靜矣至動莫如私至靜莫如理君子所當定
志以決其嚮往之幾也嗚呼性之偏情之蔽其溺人
久矣克之豈易言哉先生一悟而返雖有是非更無
繫累即其名菴之意不進于道不止矣非剛勇明決
其孰能之愚也志卑識闇氣弱功疎終日滾滾于是
非坑中未能超脫何足與語靜乎先生其有以振我
焉

跋鎮心湯卷

余嘗為犯而不校之說曰天地至大何所不有有善

有惡天之道也有君子有小人物之情也故橫逆之
來天理所宜有人情所不能無也如是則非惟不校
且無可校矣今觀是卷而有合焉是卷者周譚汪子
即莊生蠻觸一段公案開拓胸襟以發不校之義且
云如服鎮心湯一貼蒙泉徐丈愛其言裝成手卷汪
子之意與樗生大畧相近蓋樗生以爲無可校汪子
以爲不必校也雖然言無可校者固謬言不必校者
亦謬也若借此爲對病藥石則可以此語顏氏不校
遠矣天下有神醫有國醫有庸醫神醫者理其陰陽
調其臟腑察脉於未病之先而使之不病國醫者不

能制病於未然而能隨病所發投以鍼劑應手而效
若庸醫則不知痛癢但能加病不能治病無足齒也
孔門惟顏子潛心聖學常做上乘一着工夫有而若
無實而若虛即其虛無本體昭靈不昧鑑空衡平有
犯者自然不校非有意於不校也所謂不遷怒不貳
過皆此學也蓋察脉於未病之先而非因病發藥者
也故未發則中發則和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得若
因病發藥則已落第二層矣是衆人之學非顏子之
學也極而言之孟子三自反程子忘怒觀理之說亦
只是爲衆人立此欄柄非言聖學也與中和位育工

夫尚隔一閔吾人自受形之始人見我見如地中下
種子一般能於根本上斬釘截鉄息火於未燃止泉
於未流用得一分工夫便有一分得力人我之藩籬
既破則有犯而校者鮮矣不然而徒撲其焰逐其波
必須尋得一物來壓此物所尋者既非我之自有則
所壓者亦安能帖帖然聽我之使令哉故曰言無可
校者謬言不必校者亦謬也雖然痿痺麻木不知痛
癢世上庸醫滔滔者皆是也則因病發藥早覺早治
一息既悟息息不絕由國醫而神通焉鎮心湯其可
少哉不然隨其病之所發而不救不治投之以藥則

曰此非神醫吾不用也及問其神醫所在茫乎昧乎如龜毛兔角卒無着落則又與庸醫何以異余故以是窺徐文之意而畢汪子之說

自公樓跋

易謂苦節不可貞安節亨甘節往有尚夫節一也安焉者其心忘之甘焉者其心羨之忘與羨之間自有樂地若夫以節爲苦不見其樂終日勉強矯揉則與墮苦海者何異其能久乎故曰不可貞嘗觀詩人美羔羊大夫曰素絲五紞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夫大夫不以錦繡華其躬所被者止於素絲其節儉可知及

其自公退食而後容自得無非可樂豈有一毫出於
勉強蓋成周盛時之氣象如此三代之後道德日微
矯飾益過稱廉士者避兄離母令萊蕪者釜魚甌塵
固守其一節而不近於人情節雖苦其於道奚近焉
晉江黃侯以進士令瑞昌起復來宰吾邑公明仁愛
尤著廉節暮年政行民大悅服先是縣衙屋舍湫隘
垣墻短淺歷二百餘年因陋就簡不足以節勞逸而
舒心志侯曰治一邑者苟有補於百姓亦何愛於煩
勞使吾心不改其樂即終日應酬亦終日自得也先
憂後樂並行何害官居簡陋宜稍擴之吾縱不得久

居獨不可爲後來者之一懋乎於是徹舊更新崇基
闢土作樓數楹踰月落成扁之曰自公蓋取退食自
公之義云侯之爲政不輕役一民不妄費一錢其力
取諸里夫之暇其資出諸已俸而百姓及贖金不與
焉侯廉能仁愛公明者也不逐逐於時好不急急於
要名苟非其志雖脇之不動也蓋不徒甘節之美而
幾於安節之忘侯其知道矣乎吾故因其樓名跋之
以俟君子

書吳叔行扇

人心病痛皆從氣質上帶來吾友吳叔行有志於道

而余病其葛藤牽掛乃是氣質過柔故小心畏懼之意多而剴明果決之用少蓋因平生常以自病故亦以病叔行耳叔行言實因較計毀譽心重故受此病余謂怕毀譽猶是要人說好的心腸此於道雖有害然葛藤巢穴實不在此彼其進學悠悠臨事猶豫皆由氣質源頭帶得來弱不能斬截若此處變化方是頂門上下針而柔者可強計較毀譽之魔障自然退避矣要之氣弱是真病原計較毀譽即是弱處露出頭面非有二也但其工夫則在此而不在彼耳吾之病叔行者以是發藥吾之自病者不知叔行何以規

我

分諸子書目

書籍天下公器也。凡讀書好古者，無不欲藏之於家，以貽子孫。期以通達古今，此固勝於黃金滿籬者矣。然昔人又云：子孫未必能讀，余謂不讀猶可。若因而鬻以自利，爲蠹書魚，則又甚矣。吾邑舊有一士，夫性喜聚書，種種畧備。比其子孫不肖，悉貨於書傭之手。每紙一斤，得銀三四分，固不計其板之。今古紙之高下也。如是則積書以貽之，何爲哉？世人所謂能繼書香者，亦指其繼志述事云耳。書云乎哉！雖然，後世子

孫苟有好學求多聞者出則書之助聰明益智慮亦
豈小補吾未見其可廢也余筮仕至今幾四十年初
荆川唐先生者博物君子也其家之書無所不有先
生無所不讀余從之游竊怪浩漫無極汗牛而充棟
也久而聽其言論時至夜分或舉經冊典要或討三
教異同或尚論古人徧及二十一史而上下其人物
先生誦說如流余對之無以應也嘆曰此非韓愈氏
所謂馬牛而襟裾者於是始有蓄書之志時初得一
第家貧四壁蕭然無力可致嗣後宦遊四方力或可
致矣然以增重行李恐累驛卒亦不敢多帶也萬曆

乙亥冬由宗伯致仕家居檢點平生所積而編次之
僅有一二千卷每部一套無有重複聚于一處足備
查考散在各室則彼有此無此盈彼缺猝然取究其
何便乎故余昔年蓋一小樓悉貯其中遇有疑難則
命諸子按號緝閱向來無異今年秋余年六旬有三
神疲氣索髮短目耗業已捐書不用若不著落致使
遺逸不無可惜故品搭前書分作五分令五子各管
其一如遇有疑難查考某書在某房者即速送看看
畢即還原所藏者無得閉錮看者無得狼籍如是則
雖分猶合也嗟乎嗟乎後世爲蠹魚爲馬牛吾不能

保其無然所戒在是爲好學多聞爲聰明智慮吾不
敢必其有然所願在是雖然世固有胸藏萬卷自矜
其博輕世傲物百行瓦解居鄉臨民爲世大害者此
所謂讀書不識字者也若然則吾願爲蠹魚云耳爲
馬牛云耳爲吾子孫者其尚求志事之所在而存之
不忘庶幾書香其有托哉

批監生卷

伯之所以異於聖賢者全不在功效上說只論其真
假之不同真則誠假則僞誠僞真假之間毫釐之差
千里之謬也譬之於金如是真金種子則百金亦金

也一釐一毫亦金也開金礦而得其氣亦金也如不
是真金而直認鉛錫銅鐵以爲金則其原在礦中骨
子非金也至其鑄成器物功用滿天地間亦非金也
何者以非真金種也仲尼之徒寧於真金上得一絲
一毫或得其氣而百煉以求精其於鉛錫銅鐵假貨
即功用滿天地不屑矣此所以羞稱之也聖賢大學
之道蓋元是真金本子而示人以得金路也伯者何
曾夢到這裡

周孝侯廟碑跋

語云玉韞山輝珠含澤媚夫珠玉猶然而况文獻之

至寶乎地靈以人傑增重山川以文字煥發若羊叔
子墮峴山之淚顏魯公磨浯溪之崖二地因以著名
此其為寶豈珠玉可比哉吾宜古陽羨地峰蠻洞壑
之竒澗溪巨浸之勝山水聚焉然上下數千年人物
寂寥獨周孝侯崛起晉紀有改過從義之大勇有嗣
父死君之大節蓋出類離羣烈丈夫也至今兒童牧
豎皆能誦之凜凜猶有生氣孝侯之死陸平原為之
碑王右軍為之書平原卓冠一時右軍獨步千載此
其文翰亦豈易得廟中有是可謂三絕其為陽羨之
光不既多乎碑舊置西廡壁間失於愛惜年深筆畫

漉漫幾不可辨宮簿少溪吳君馭惻然曰此邑寶也
何以至是乃往吳門求得墨刻初本筆跡如新者乞
騷客周君天球手摹一過付之良工重勒于石周君
以書擅矣下故能纖毫不失右軍意宮簿君復作亭
以蓋之期于永久嗚呼照乘之珠夜光之璧寶矣然
欲得之者尚可求也即求得之何闕于地方輕重豈
若茲文獻之珍何處可求為地方之光彩哉宮簿君
可謂知所寶矣

萬文恭公摘集卷之十終



漉漫幾不可辨宮簿少溪吳君馭惻然曰此邑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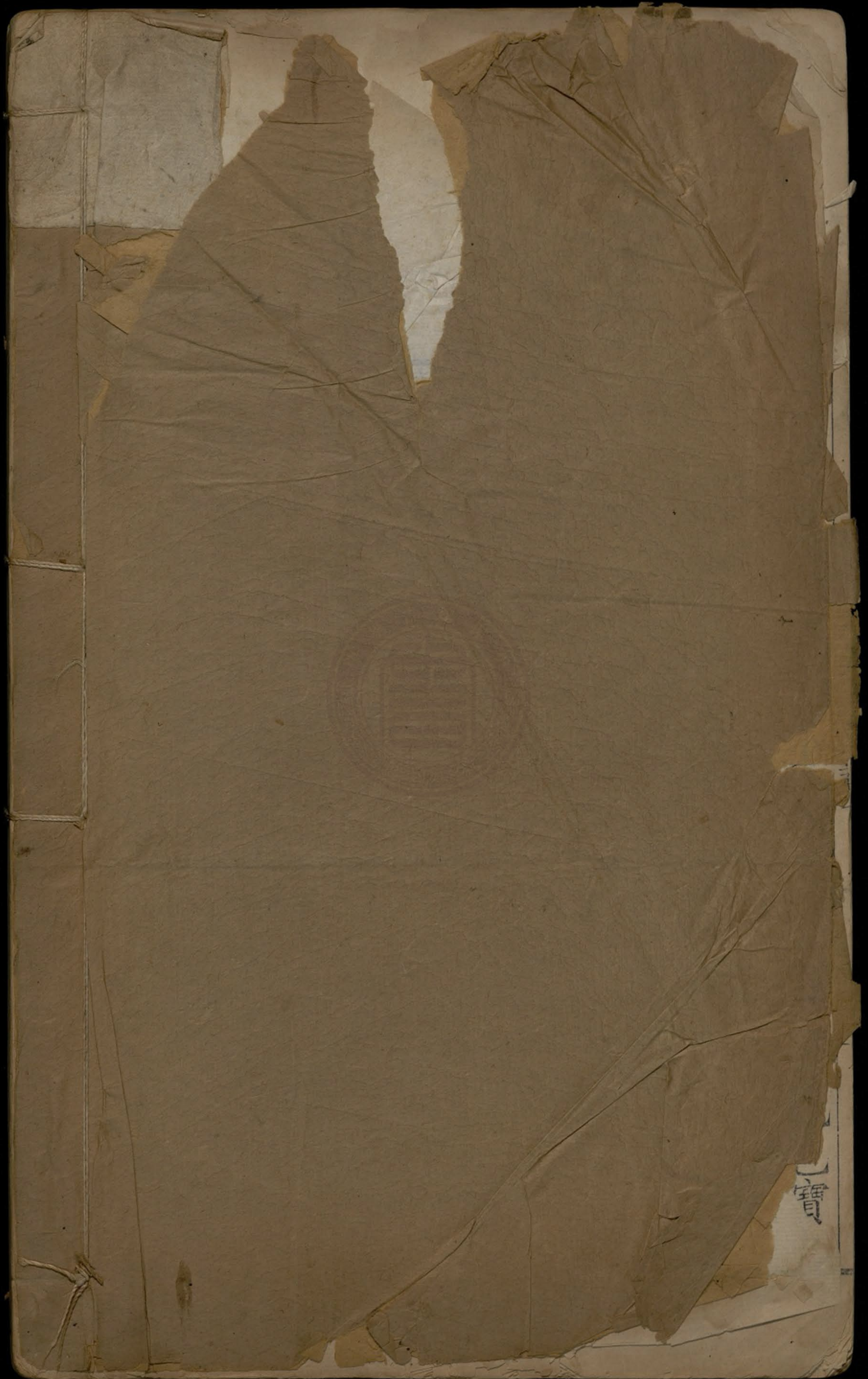
何以至是
墨刻初本筆跡如

前知所寶矣



高文恭公摘集卷之十終





寶